
周易傳義大全
卷九之十一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九

傳 賁序卦噬嗑者合也物不可以苟合而已故受之以賁賁者飾也物之合則必有文文乃飾也如人之合聚則有威儀上下物之合聚則有次序行列合則必有文也賁所以次噬嗑也爲卦山下有火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也下有火則照見其上草木品彙皆被其光彩有賁飾之象故爲賁也

賁亨小利有攸往 賁彼僞反

傳 物有飾而後能亨故曰无本不立无文不行有實而

加飾則可以亨矣文飾之道可增其光彩故能小利於進也

本義 賁飾也卦自損來者柔自三來而文二剛自二上而文三自既濟而來者柔自上來而文五剛自五上而文上又內離而外艮有文明而各得其分之象故爲賁占者以其柔來文剛陽得陰助而離明於內故爲亨以其剛上文柔而艮止於外故小利有攸往

雲峯胡氏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有賁之文所以能亨然不過小利有所往而已何者本爲大文爲小也至彖乃分上下體言亨與小利有攸往亦謂有本而復有文內離則質本剛而柔文之故亨外艮則質本柔而剛文之故小利有攸往

彖曰賁亨

本義 亨字疑衍

柔來而文剛。故亨。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天文也

〔本義〕以卦變釋卦辭。剛柔之交。自然之象。故曰天文。先儒說天文上當有剛柔交錯四字。理或然也。雲峯胡氏曰。柔來而文剛。是以剛爲主也。剛往文柔。必曰分剛上而文柔者。亦以剛爲主也。故本義於柔文剛則曰陽得陰助。於剛文柔而不曰陰得陽助。蓋一陰下而爲離。則陰爲陽之助而明於內。一陽上而爲艮。則陽爲陰之主而止於外。是知皆以剛爲主。而彖傳以陰爲小者。此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傳〕卦爲賁飾之象。以上下二體剛柔交相（相一作交）爲文飾也。下體本乾。柔來文其中而爲離。上體本坤。剛往文其上而爲艮。乃爲山下有火。止於文明而成賁也。天下之

事无飾不行故賁則能亨也柔來而文剛故亨柔來文於剛而成文明之象文明所以爲賁也賁之道能致亨實由飾而能亨也分剛上而文柔故小利有攸往分乾之中爻往文於艮之上也事由飾而加盛由飾而能行故小利有攸往夫往而能利者以有本也賁飾之道非能增其實也但加之文彩耳事由文而顯盛故爲小利有攸往亨者亨通也往者加進也二卦之變共成賁義而彖分言（一无言字）上下各主一事者蓋離明足以致亨文柔又能小進也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此承上文言陰陽剛柔相文者天之文也止於文明者人之文也止謂處

於文明也。質必有文。自然之理。理必有對待。生生之本也。有上則有下。有此則一作必字有彼。有質則有文。一不獨立。二則爲文。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天文。天之理也。人文。人之道也

(本義)又以卦德言之。止。謂各得其分。潛齋胡氏曰。日月五星之運。錯行乎二十八宿。經星之次舍。此天之文也。即卦中剛柔交錯乎六位者也。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粲然有禮以相接者。文之明也。截然有分以相守者。文之止也。是則卦中離明而艮止者也○雲峯胡氏曰。上文以卦變言。則剛柔之交。可以見天文。此以卦德言。則文明各得其分。可以見人文

觀乎天文。以察時變

(傳)天文。謂日月星辰之錯列。寒暑陰陽之代變。觀其運行。以察四時之遷改也

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傳 人文。人理之倫序。觀人文以教化天下。天一无天字下一无下字成其禮俗乃聖人用賁之道也。賁之象取山下有火。又取卦變柔來文剛剛上文柔。凡卦有以二體之義及二象而一无而字成者如屯取動乎險中與雲雷訟取上剛下險與天水違行是也。有取一爻者成卦之由也。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是也。有取二體又取消長之義者雷在地中復山附於地剝是也。有取二象兼取二爻交變爲義者風雷益兼取損上益下。山下有澤損兼取損下益上是也。有

既以二象成卦復取爻之義者夬之剛決柔姤之柔遇剛是也有以用成卦者巽乎水而上水井木上有火鼎是也鼎又以卦形爲象有以形爲象者山下有雷頤頤中有物曰噬嗑是也此成卦之義也如剛上柔下損上益下謂剛居上柔在下損於上益於下據成卦而言非謂就卦中升降也如訟无妄云剛來豈自上體而來也凡以柔居五者皆云柔進而上行柔居下者也乃居尊位是進而上也非謂自下體而上也卦之變皆自乾坤先儒不達故謂賁本是泰卦豈有乾坤重而爲泰又由泰而變之理下離本乾中爻變而成離上艮本坤上爻

變而成艮。離在內。故云柔來。艮在上。故云剛上。非自下體而上也。乾坤變而為六子。八卦重而為六十四。皆由乾坤之變也。朱子曰。伊川說乾坤變為六子非是。卦不是逐一卦畫了旋變去。這話難說。伊川說兩儀四象。自不分明。卦不是旋取象了。方畫。須是都畫了這卦。方只就已成底卦上面取象。所以有剛柔來往上下

本義 極言賁道之大也 臨川吳氏曰。此廣賁義。以卦體言。交錯者。初與二。三與四。五與上。皆以一剛一柔相間。在天日月之行。星辰之布。亦剛柔交錯。故曰天文也。以卦德言。文明者。文采著明。止者。不踰分限。在人五典之敘。五禮之秩。粲然有文而各安所止。故曰人文也。時變。謂四時寒暑代謝之變。化。謂舊者化新成。謂久而成俗。○潛齋胡氏曰。聖人南面而立。視昏旦之星。日月之次。以知四時寒暑之變。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文。則導以禮樂。風以詩書。彰以車服。辨以采章。而化成於天下

象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无敢折獄

傳山者草木百物之所聚生也火在其下而上照庶類皆被其光明爲賁飾之象也君子觀山下有火明照之象以修明其庶政成文明之治而无果敢於折獄也折獄者人君之所致愼也豈可恃其明而輕自用乎乃聖人之用心也爲戒深矣象之所取唯以山下有火明照庶物以用明爲戒而賁亦自有无敢折獄之義折獄者專用情實有文飾則沒其情矣故无敢用文以折獄也本義山下有火明不及遠明庶政事之小者折獄事之大者內離明而外艮止故取象如此或問本義

云。明庶政是明之小者。無敢折獄是明之大者。此專就象上取義。伊川說此則又就賁飾上說。不知二說可是相備否。朱子曰。明庶政是就離上說。無敢折獄是就艮上說。離明在內。艮止在外。則是事之小者可以用明折獄是大事。一折便了有止之義。明在內不能及他。故止而不敢折也。大凡就象中說則意味長。若懸空說道理雖說得去。亦不甚親切也。又曰此與旅卦都說刑獄事。但爭艮與離之在內外。故其說相反。止在外明在內故明庶政而不敢折獄。止在內明在外。故明謹用刑而不敢留獄。粗言之。如今州縣治獄。禁勘審覆自有許多節次。過乎此而不決便是留獄。不及乎此而決便是敢於折獄。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周禮秋官亦有此數句。便是有合如此者。若獄未是而決之是所謂敢折獄也。若獄已具而留之不決是所謂留獄也。○雲峯胡氏曰。明庶政之小者而不敢折其獄之大者。亦以明不及遠故也。明離象。无敢折。艮象。○沙隨程氏曰。離爲刑獄之象凡四卦。賁旅不嫌於用明。故稱火。豐噬嗑稱雷電者。暫明於幽暗之間。不以爲常也

初九。賁其趾。舍車而徒。舍音捨

傳 初九以剛陽居明體而處下君子有剛明之德而在下者也君子在无位之地無所施於天下唯自賁飾其所行而已趾取在下而所以行也君子修飾之道正其所行守節處義其行不苟義或不當則舍車輿而寧徒行衆人之所羞而君子以爲賁也舍車而徒之義兼於比應取之初比二而應四應四正也與二非正也九之剛明守義不近與於二而遠應於四舍易而從難如舍車而徒行也守節義君子之賁也是故君子所賁世俗所羞世俗所貴(貴一作賁)君子所賤以車徒爲言者因趾與行爲義也 **本義** 剛德明體自賁於下爲舍非道之車而

安於徒步之象占者自處當如是也 白雲郭氏曰。君子以義爲榮。不以徒行爲辱。初九以賤自居。舍車而徒。所謂窮不失義者矣 ○雲峯胡氏曰。壯初剛居剛而健體。故壯于趾。賁初剛居剛而明體。故賁其趾。壯初壯于趾。不安在下之分者也。賁初舍車而徒。能安在下之分者也。蓋易之義。所乘者在下。而乘之者在上。初在下卦之下。而无所乘。分也。然曰賁其趾。非徒安分而已。舍車之榮而徒行。是不以徒爲辱。而自以義爲榮也。是故君子行義。必於在下之時。發足之初觀之

象曰。舍車而徒。義弗乘也

傳 舍車而徒行者。於義不可以乘也。初應四。正也。從二。非正也。近舍二之易。而從四之難。舍車而徒行也。君子之賁。守其義而已 本義 君子之取舍。決於義而已 雲峯胡氏曰。初九以徒爲義。不以乘爲義。即孟子所謂往役義也。往見不義也

六二。賁其須

傳 卦之爲賁。雖由兩爻之變。而文明之義爲重。二實賁之主也。故主言賁之道。飾於物者不能大變其質也。因其質而加飾耳。故取須義。須隨頤而動者也。動止惟係於（一无於字）所附。猶善惡不由於賁也。二之文明。唯爲賁飾。善惡則係其質也 本義 二以陰柔居中正。三以陽剛而得正。皆無應與。故二附三而動。有賁須之象。占者宜從上之陽剛而動也 漢上朱氏曰。毛在頤曰須。在口曰髭。在頰曰髯。三至上有頤體。二在頤下。須之象。二三剛柔相賁。賁其須也。夫文不虛生。須生於頤。血盛則須滋。血衰則減耗。須所以賁其頤也 ○ 臨川吳氏曰。須之美者。生而美也。美由中出。不假外飾。六二柔麗乎中正。固有其美。而須之賁。非有待於外物而賁

者。然陰柔不能自動。必附麗於陽。如須雖有美。必附麗於頤也○雲峯胡氏曰。本義以二與三皆無應與。故二自附三而動。如須附頤而動。二柔居中正。三剛而得正。得其附矣

象曰。賁其須。與上興也

傳 以須爲象者。謂其與上同興也。隨上而動。動止唯係所附也。猶加飾於物。因其質而賁之。善惡在其質也 梅巖袁氏曰。陰不能以自明也。得陽而後明。柔不能以自立也。得剛而後立。下不能以自興也。得上而後興

九三。賁如濡如。永貞吉

傳 三處文明之極。與二四二陰間處相賁。賁之盛者也故云賁如。如辭助也。賁飾之盛。光彩潤澤。故云濡如。光彩之盛。則有潤澤。詩云。麀鹿濯濯。永貞吉。三與二四非

正應相比而成相賁故戒以常永貞正。賁者飾也。賁一作脩飾之事難乎常也故永貞則吉三與四相賁又下比於二。二柔文一剛上下交賁爲賁之盛也

(本義) 一陽居二陰之間。得其賁而潤澤者也。然不可溺於所安。故有永貞之戒

童溪王氏曰。剛柔相賁。相與潤色以成其文。此所謂賁如濡如也。六二六四。柔之正也。九三。剛之正也。相比而相賁。不失正道則爲吉矣。○節齋蔡氏曰。三陷二柔之中。有坎象。故曰濡如。坎剛中心亨。故永貞吉○雲峯胡氏曰。互坎有濡義。亦有陷義。既未濟濡首濡尾。濡而陷者也。九三非不貞也。能永其貞。則二陰於我爲潤澤之濡。我於彼不爲陷溺之濡矣

象曰。永貞之吉。終莫之陵也

(傳) 飾而不常且非正。人所陵侮也。故戒能永正則一有則字

占也。其賁旣常而正。誰能陵之乎。節齋蔡氏曰。陵。侮也。三能永貞。則二柔雖比己而濡如然。終莫之陵侮而不至陷溺也。

六四。賁如皤如。白馬翰如。匪寇婚媾。皤白波反

傳 四與初爲正應。相賁者也。本當賁如。而爲三所隔。故不獲相賁而皤如。皤。白也。未獲賁也。馬。在下而動者也。未獲相賁。故云白馬。其從正應之志如飛。故云翰如。匪爲九三之寇讎所隔。則婚媾遂其相親矣。已之所乘與動於下者。馬之象也。初四正應。終必獲親。第始爲其間隔耳。本義 皤。白也。馬。人所乘。人白則馬亦白矣。四與初相賁者。乃爲九三所隔而不得遂。故皤如。而其往求之

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九三剛正。非為寇者也。乃求婚媾耳。故其象如此

王氏大寶曰。皤。髮白。柔飾於柔。陰盛陽衰。皤如之象○平庵項氏曰。三當賁道之隆。四當賁道之變也○雲峯胡氏曰。二與五三與上非應。則亦非相賁者。惟四以初之應為賁。而為三所隔。所謂賁如者。皤如矣。皤。白也。曰皤如。又曰白馬者。六馬俱白。象六四德與位俱柔也。白馬而曰翰如者。六四與陰柔之正。下求初九陽剛之正。雖為三所隔。而其往求之心如飛翰之疾也。然三剛正。亦非與己為寇。乃欲與己為婚媾耳。此與屯六二相似。屯剛柔始交。賁剛柔相雜。皆有婚媾象。然屯之二乘馬班如。應五之心何其緩。賁之四白馬翰如。應初之心何其急。時不同也。屯二應五。下求上也。不可以急。賁四應初。上求下也。不可以緩

象曰。六四當位疑也。匪寇婚媾。終无尤也

傳 四與初相遠。而三介於其間。是所當之位為可 (為字一无)疑也。雖為三寇讎所隔。未得親於婚媾。然其正應理直

義勝終必得合故云終无尤也尤怨也終得相賁故无怨尤也【本義】當位疑謂所當之位可疑也終无尤謂若守正而不與亦無他患也

六五賁于丘園束帛戔戔吝終吉（戔在千反又音牋）

【傳】六五以陰柔之質密比於上九剛陽之賢陰比於陽復无所係應從之者也受賁於上九也自古設險守國故城壘多依丘坂丘謂在外而近且高者園圃之地最近城邑亦在外而近者丘園謂在外而近者指上九也六五雖居君位而陰柔之才不足自守與上之剛陽相比而志從焉獲賁於外比之賢賁于丘園也若能受賁

於上九。受一作隨其裁制。如束帛而一无而字戔戔。則雖其柔弱不能自爲。爲可吝少。然能從於人。成賁之功。終獲其吉也。戔戔翦裁分裂之狀。帛未用則束之。故謂之束帛。及其制爲衣服。必翦裁分裂戔戔然。束帛喻六五本質。戔戔謂受人翦製而成用也。其資於人。與蒙同。而蒙不言吝者。蓋童蒙而賴於人。乃其宜也。非童幼而資賁於人。爲可吝耳。然享其功。終爲吉也。

或問伊川解賁于丘園指上九而言。看來似好。蓋賁三陰皆受賁于陽。不應此又獨異而作敦本務實說也。朱子曰。如何丘園便能賁人。束帛戔戔他解作翦裁之象。尤艱曲說不出。這八字只平白在這裏。若如所說。則曲折多意思遠。舊說指上九作高尚隱于丘園之賢。而用束帛之禮聘召之。若不用某說。則此說似近。若將丘園作上九之象。束帛戔戔作翦裁紛裂之象。

則與象意大故相遠也○孔氏曰諸儒以此爻爲賁飾丘園之士且爻象无待士之文此蓋普論爲國之道不尚華飾而貴儉約也若唯用束帛招聘丘園以儉約待賢豈其義也

本義 六五柔中爲賁之主敦本尚實得賁之道故有丘園之象然陰性吝嗇故有束帛戔戔之象束帛薄物戔戔淺小之意人而如此雖可羞吝然禮奢寧儉故得終吉

朱子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此兩句只是當來卦辭非主事而言看如何用皆是這箇道理賁于丘園是箇務實底束帛戔戔是賁得不甚大所以說吝兩句是兩意戔戔淺小之意凡淺字箋字皆從戔戔淺小即是儉之義所以下文云吝終吉吝者雖不好看然終却吉問六五是在艮體故安止于丘園而不復有外賁之象曰雖是止體亦是上比於九漸漸到極處若一向賁飾去亦自不好須是收斂方得問敦本務實莫是反朴還淳之義否曰賁取賁飾之義他今却來賁田園爲農圃之事當賁之時似若鄙吝然儉約故終得吉吉則有喜故

象云有喜也○雲峯胡氏曰諸家多言賁于丘園之賢本義謂不賁于市朝而賁于丘園敦本也束帛戔戔尚實也陰性吝嗇而終吉林放問禮之本夫子答以與其奢也寧儉即此意也聖人謂賁以文飾成卦後世必有因飾而過者故於五明敦本尚儉之爲吉又於上見賁極反本之爲无咎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喜也

(傳)能從人以成賁之功享其吉美是有喜也

上九白賁无咎

(傳)上九賁之極也賁飾之極則失於華僞唯能質白其賁則无過失之咎白素也尚質素則不失其本眞所謂尚質素者非无飾也不使華沒實耳(本義)賁極反本復於无色善補過矣故其象占如此或問白賁无咎朱子曰賁飾之事太盛則

有咎。所以處太盛之終。則歸于白賁。勢當然也。○問如本義說六五上九兩爻却是賁極反本之意。曰。六五已有反本之漸。故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至上九白賁。則反本而復於无飾矣。蓋皆賁極之象也。白賁无咎。据剛上文柔是不當說自然。而卦之取象不恁地拘。各自說一義。○雲峯胡氏曰。初取上下之義。賁其趾。下象也。上取始終之義。文之極則反爲質。白賁。終象也。賁上卦言白馬。言束帛戔戔。終言白賁。雜卦曰。賁无色也。可謂一言以蔽之矣。履。禮也。初素履往无咎。賁。文也。終白賁无咎。其反賁之文而爲履之素歟

象曰。白賁无咎上得志也

傳白賁无咎以其在上而得志也。上九爲得志者在上而文柔成賁之功。六五之君又受其賁故雖居无位之地而實尸賁之功爲得志也與他卦居極者異矣。旣在上而得志處賁之極將有華僞失實之咎。故戒以質素

則无咎。飾不可過也。或問何謂得志。朱子曰。居卦之上。在事之外。不假文飾而有自然之文。使是優游自得也。○潘氏夢旂曰。處賁之極。文變爲素。潔白自守其志得矣。○進齋徐氏曰。內三爻離體。以文明爲賁。初賁其趾。二賁其須。三濡如。皆有所設飾也。外三爻艮體。以篤實爲賁。四皤如。五丘園。上白賁。皆尚質素。无假外飾。故曰賁无色也。○建安丘氏曰。賁之一卦。以卦變言。則柔來文剛。剛上文柔而爲賁。以二體言。則下離上艮。文明以止而爲賁。以六爻言。則三陽三陰相比相賁而爲賁。然陰陽二物。有應者以應而相賁。無應者以比而相賁。四與初應。求賁於初。故初賁趾而四翰如也。二比三而賁乎三。故二賁須而三濡如也。五比上而賁乎上。故五賁丘園而上白賁也。初與四。應而相賁者也。二與三。五與上。比而相賁者也。此賁六爻之大旨也

䷖ 坤下艮上

傳 剝。序卦。賁者飾也。致飾然後亨則盡矣。故受之以剝。

夫物至於文飾亨之極也極則必反故賁終則剝也卦五陰而一陽陰始自下生漸長至於盛極羣陰消剝於陽故爲剝也以二體言之山附於地山高起地上而反附著於地頹剝之象也

剝不利有攸往

傳 剝者羣陰長盛消剝於一於字无陽之時衆小人剝喪於於一字无君子故君子不利有所往唯當巽言晦迹隨時消息以免小人之害也 本義 剝落也五陰在下而方生一陽在上而將盡陰盛長而陽消落九月之卦也陰盛陽衰小人壯而君子病又內坤而外艮有順時而止之象

故占得之者不可有所往也雲峯胡氏曰。剝。落之也。五陰剝一陽。欲落之以至於盡也。否三陰三陽。陰陽猶相等。且曰不利君子貞。剝五陰而一陽。小人盛而君子孤。如之何可有所往哉。雖然。陽無可盡之理也。一變而後利有攸往矣。○臨川吳氏曰。以卦體而言。則陰長已至五。僅存一陽。再往則并一陽消之矣。故不宜有往。以占者而言。則小人極盛之時。當順時而止。不可以有所往也

彖曰。剝。剝也。柔變剛也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義。言柔進干陽。變剛爲柔也建安丘氏曰。自一柔變剛而爲姤。再變遯。三變否。四變觀。五變剝。更進則盡變而卦爲純坤矣。聖人於姤言柔遇剛者。姤。相邂逅之謂也。此言柔變剛。變則盡反其所爲。君子悉爲小人。天下之事有不忍言者。故遇可爲也。變不可爲也

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長丁丈反

（傳）剝剝也謂剝落也柔變剛也柔長而剛變也夏至一陰生而漸長一陰長則一陽消至於（一无於字）建戌則極而成剝是陰柔變剛陽也陰小人之道方長盛而剝消於（一作剛）陽故君子不利有所往也（建安丘氏曰剝之柔變剛言小人長則復之剛反為君子長可知矣○隆山陳氏曰夬彖曰剛決柔而剝曰柔變剛何也曰此君子小人之辨也君子剛明果斷小人陰賊險很君子之去小人聲其罪與天下共棄之名正言順故曰決小人之欲去君子辭不順理不直必萋斐浸潤以侵蝕之使之日消月鑠而不自知故曰變一字之間君子小人之情狀皦然矣）

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

（傳）君子當剝之時知不可有所往順時而止乃能觀剝之象也卦有順止之象乃處剝之道君子當觀而體之

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君子存心消息盈虛之理而能順之，乃合乎天行也。理有消衰，有息長，有盈滿，有虛損，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君子隨時敦尚，所以事天也。(本)

(義)以卦體卦德釋卦辭。建安丘氏曰：剝言不利有攸往，則曰順而止；復言利有攸往，則曰以順行。於柔長而戒之使止者，所以憂小人之進；於剛長而勉之使行者，所以喜君子之來。觀聖人利不利之辭，則知其為君子發也。○雲峯胡氏曰：凡卦畫皆象也，皆當觀也。於剝獨言之者，為處變君子言也。消息盈虛四字，皆為陽言。復者，陽之息；姤者，陽之消；乾者，陽之盈；坤者，陽之虛。剝五陰而一陽，則陽之消而至於虛者也，其變也大矣，然亦天行也。故剝曰天行，復亦曰天行。○隆山李氏曰：消息盈虛，乃時運之使然，君子尚之，與時偕行，雖處剝之時，而不至於咨嗟感憂而變其所守者，知其後之必復，而屏心寧耐以待之也。不然，不憤群陰之進，盡力以抗之，則必激起其蠆尾之毒，甘受其摧剝糜爛之禍，而不可救藥矣。

象曰。山附於地剝。上以厚下安宅

傳艮重於坤。山附於地也。山高起於地而反附著於地。圮剝之象也。上。謂人君與居人上者。觀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一作山之剝必自下。下剝則上危矣。爲人上者知理之如是則安養人民以厚其本。乃所以安其居也。書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朱子曰。厚下者乃所以安宅。如山附於地。唯其地厚。所以山安其居而不搖。人君厚下以得民。則其位亦安而不搖。猶所謂本固邦寧也。○雲峯胡氏曰。不曰君子而曰上。上指一陽。下指五陰也。陰陽之分明矣。厚下。坤地象。安宅。艮土象。○節齋蔡氏曰。卦以下剝上取義。乃小人剝君子也。象以上厚下取義。乃人君厚生民也。下剝上者。成剝之義。上厚下者。治剝之道也。○厚齋馮氏曰。以上下

厚薄取象而不以陰陽消長爲義。此聖人用卦之微權也

初六。剝牀以足。蔑貞凶

傳 陰之剝陽。自下而上。以牀爲象者。取身之所處也。自下而剝。漸至於身也。剝牀以足。剝牀之足也。剝始自下。故爲剝足。陰自下進。漸消蔑於一无於字貞正。凶之道也。蔑。无也。謂消亡於正道也。一作消亡正道也 一作消亡於正也陰剝陽。柔變剛。是邪侵正。小人消君子。其凶可知 本義 剝自下起。滅正則凶。故其占如此。蔑。滅也。節齋蔡氏曰。牀者。人之所安。其體則上實下虛。故取以象剝。足在下。又取以象初○臨川吳氏曰。五月姤之一陰始消一陽於下。猶剝牀而先及其足也○雲峯胡氏曰。正道。天地間不可一日無也。方其剝之自下。未至於滅貞也。而曰蔑貞則凶。戒小人之辭也○隆山李氏

曰。剥卦陰爻凡五。六三舍群陰以應上九。故无咎。六五率群陰以受制於陽。故无不利。若初六六二六四則居剥之世專以陰剥陽者。故三爻皆因剥牀而凶。聖人雖於陰類當長之時。猶不許小人之害君子。其戒昭然也

象曰。剥牀以足。以滅下也

傳 取牀足爲象者。以陰侵沒陽於下也。滅沒也。侵滅正道自下而上也

六二。剥牀以辨。蔑貞凶

傳 辨。分隔上下者。牀之幹也。陰漸進而上剥至於辨。愈蔑於正也。凶益甚矣 本義 辨。牀幹也。進而上矣 或問初與二蔑貞凶。是以陰蔑陽。以小人蔑君子之正道。凶之象也。不知只是陽與君子當之則凶。爲復陰與小人亦自爲凶。朱子曰。自古小人滅害君子。終亦有凶。但此爻象只說陽與君子之凶也○孔氏曰。辨謂牀身之下。足之上。分

辨處也○雲峯胡氏曰。剝自下起。剝牀以辨。進及上矣。然二陰爲遯。猶未至於蔑貞。辭與初同。亦戒之也

象曰。剝牀以辨。未有與也

（傳）陰之侵剝於剛一作陽得以益盛至於剝辨者。以陽未有應與故也。小人侵剝君子。若君子有與。則可以勝小人。不能爲害矣。唯其无與。所以被蔑而凶。當消剝之時而无徒與。豈能自存也。言未有與。剝之未盛。有與。猶可勝也。示人之意深矣（本義）言未大盛 雲峯胡氏曰。程傳言陽未有與。本義言陰未有與。二陰猶未至於五陰之盛也

六三。剝之。无咎

（傳）衆陰剝陽之時。而三獨居剛應剛。與上下之陰異矣。

志從於正。在剝之時爲无咎者也。三之爲可謂善矣。不言吉何也。曰。方群陰剝陽衆小人害君子。三雖從正其勢孤弱。所應在无位之地。於斯時也。難乎免矣。安得吉也。其義爲无咎耳。言其无咎。所以勸也【本義】衆陰方剝陽而已獨應之。去其黨而從正。无咎之道也。占者如是。則得无咎 建安丘氏曰。剝下五陰皆剝陽者。而三處其中獨與上應。不忍黨邪以害正。是小人而知有君子也。故在剝之時爲无咎○梅巖袁氏曰。剝雖小人之事。以近陽爲善。以有應於陽次之。近陽者。六五是也。故可以治剝。有應者。此爻是也。故不爲剝○雲峯胡氏曰。剝之三。即復之四。復六四在五陰中獨與初應而不許以吉。剝六三在五陰中獨與上應。而許以无咎何也。曰。復君子之事。明道不計功。不以吉許之可也。剝小人之事。小人中獨知有君子。不以无咎許之。則无以開其補過之門也

象曰。剝之无咎。失上下也

傳 三居剝而无咎者。其所處與上下諸陰不同。是與其同類相失。於處剝之道爲无咎。如東漢之呂強是也 本義 上下。謂四陰 雲峯胡氏曰。六三居四陰中而獨與一陽。所失者陰。是其失乃所以爲得也

六四。剝牀以膚。凶

傳 始剝於牀足。漸至於膚。膚身之外也。將滅其身矣。其凶可知。陰長已盛。陽剝已甚。貞道已消。故更不言蔑貞。直言凶也 本義 陰禍切身。故不復言蔑貞。而直言凶也

白雲郭氏曰。六四上體。居牀之上。則膚矣○臨川吳氏曰。初爲牀足。二爲牀辨。三爲牀上。人所臥處。四人之身

也。非牀也。非牀而曰剝牀以膚。言剝牀而上及於人之肌膚也○建安丘氏曰。剝道已成。故直言凶。而不言蔑貞也○雲峯胡氏曰。本義曰蔑貞則凶。蓋猶許其不蔑貞則猶未至於凶也。剝而及膚。小人豈不欲蔑貞哉。然正道終不可得而蔑。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亦豈獨君子之凶哉

象曰。剝牀以膚。切近災也

傳 五爲君位。剝已及四。在人則剝其膚矣。剝及其膚身垂於亡矣。切近於災禍也 龜山楊氏曰。剝牀以足以辨。剝其所安而已。六四則剝及膚矣。其爲災也。不切近乎

六五。貫魚以宮人寵。无不利

傳 剝及君位。剝之極也。其凶可知。故更不言剝。而別設義以開小人遷善之門。五群陰之主也。魚陰物。故以爲象。

五能使群陰順序如貫魚然反獲寵愛於在上之陽如宮人則无所不利也。宮人。宮中之人。妻妾侍使也。以陰言。且取獲寵親一作愛之義。以一陽在上衆陰有順從之道。故發此義【本義】魚。陰物。宮人。陰之美而受制於陽者也。五爲衆陰之長。當率其類受制於陽。故有此象。而占者如是則无不利也

進齋徐氏曰。六五以柔居中爲群陰之長。總率群陰順序以聽於陽。有后妃以宮人備數進御於君之象。○平菴項氏曰。六五君位。五爲王后。與君同處。四爲夫人。佐后者也。三爲九嬪以主九御。下卦之長也。二爲世婦。初爲御妻。○臨川吳氏曰。宮人。衆妾也。以之者后也。后爲宮人之主。五統群陰。如后統衆妾。衆陰戴陽。如后以衆妾進御於主而獲寵愛之象。陰長消陽。至五極矣。不可以再長也。一陽在上非可剝者。故取群陰順承一陽爲義。六三應上九而寧失群陰之心。六五比上九而率群陰以求一陽

之寵。一陽之功大矣。天道之不可一日无陽。世道之不可一日无君子者。此也。○雲峯胡氏曰。剥五不取君位。如坤。遯。明夷。歸妹。旅。皆非君所處也。剥而至於五。是爲剥之極。故五不取剥義。别設爲貫魚宫寵之象。所以開小人改過遷善之門也。五爲群陰之尊。能率其類受制於陽。无不利矣。剥牀自足而辨而膚。陰以次而剥陽也。后以宫人備數進御於君。望前先卑。望後先尊。亦以次而承陽。聖人至是則戒之曰。與其以次剥陽而至於尽。孰若以次承陽之爲利哉。彖曰不利有攸往。爲君子戒也。此曰无不利。爲小人勉也。○建安丘氏曰。遯剥皆陰長之卦。遯陰長而猶微。可制也。在遯之九三言陽制陰之道。故曰畜臣妾吉。剥陰長而已極。不可制矣。故不復言陽之制陰。而言陰之從陽。是以六五曰貫魚以宫人寵。畜陰之權在陽。則告陽以制陰之道。剥陽之權在陰。則教陰以從陽之道。聖人於陰長之卦。其委曲爲君子謀者如此

象曰。以宫人寵。終无尤也。

傳 群陰消（一无消字）剥於（一无於字）陽以至於極。六五若能長率

群陰駢首順序反獲寵愛於陽則終无過尤也於剝之將終復發此義聖人勸遷善之意深切之至也平庵項氏曰剝之五陰但用於午未申酉戌之月亦在天道未爲不利也若用於陽月以侵發生之事則爲癘氣耳此爻別明後宮之義而象釋之曰終无尤者以見小人但以此寵之則終无害也○雙湖胡氏曰易以天道明人事卦至九月五陰既長謂觀九五不剝爲陰不可也特聖人繫爻不言陰剝陽但言處剝之道此便是扶陽抑陰挽回世道之意雖然亦卦爻本有此象聖人因而發之陰陽消長固有自然之勢人事之盡自有轉移之妙也

上九碩果不食君子得輿小人剝廬

傳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見復生之理上九亦一作一一作已變則純陰矣然陽无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聖人發

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一有盡字）爲坤。陽（一有復字）來爲復。（一有然字）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无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陰道盛極之時。其亂可知。亂極則自當思治。故衆心願載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理既如是。在卦亦衆陰宗陽爲共載之象。小人剝廬。若小人則當剝之極。剝其廬矣。无所容其身也。更不論爻之陰陽。但言小人處剝極則及其廬矣。廬取在上之象。或曰。陰陽之消。（一作爻）必待

盡而後復生於下。此在上。便有復生之義何也。夬之上六何以言終有凶。曰。上九居剥之極。止有一陽。陽无可盡之理。故明其有復生之義。見君子之道不可亡也。夬者陽消陰。陰小人之道也。故但言其消亡耳。何用更言却有復生之理乎

或問十月何以謂之陽月。程子曰。十月謂之陽月者。陽盡恐疑於无陽也。故謂之陽月也。然何時无陽。如日有夜光之類。蓋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移者。有消長而无窮者。○或問伊川云陽无可盡之理。剥於上則生於下。无間可容息也。變於上則生於下矣。乃剥復相因之理。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无陽。如此則陽有斷滅也。何以能生於復。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今坤卦非是无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非是坤卦純陰便无陽也。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解不曾分曉道與人。故今人做一件大事看○自觀至剥三十日剥方盡。自剥至

坤三十日方成坤。三十日陽漸長至冬至方是一陽第二陽方從此生。陰剥每日剥三十分之一。一月方剥得盡。陽長每日長三十分之一。一月方長得成一陽。陰剥時。一日十二刻亦每刻中漸漸剥。全一日方剥得三十分之一。陽長之漸亦如此。問十月何以爲陽月。曰。剥盡爲坤。復則一陽生也。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成也。以此便見得天地无休息處。○雙峯饒氏曰。十月雖當純坤之月。而其序介乎剥復二卦之間。以言乎前半月。則有剥而未盡之陽。小雪以前以言乎後半月則有復而方生之陽。小雪以後剥之陽方盡於上。而復之陽已生於下矣。是烏得爲無陽乎。知十月之非无陽。則四月之非无陰亦可知矣。此陰陽消息之理至精至微。自程傳始發之。然所言者其理耳。而未有以驗其氣數之必然也。朱子又從而推明之曰。是當以一爻分三十分。陰陽日進退一分。剥之陽剥於九月之霜降。而盡於十月之小雪。復之陽則生於小雪而成於十一月之冬至。夬之陰決於三月之穀雨。而盡於四月之小滿。姤之陰則生於小滿而成於五月之

夏至。於是理與數合。然後知陰陽絕續之際。果无一息之間斷。而程子之言爲益信矣○建安丘氏曰。剝。爛也。復。反也。剝之上九變則爲復之初九。自最高而最下。自剝爛而復生。故有碩果不食之象。木脫僵亨幾无一毫生意者。此純坤之象也。而生意已在其根矣。此自坤而復也。木末猶有碩大之果不爲人所食。則亦剝爛墜而巳矣。墜則生之所起。果中有核。實也。核中有仁。仁也。仁則生矣。此自剝而復也。陽无可盡之理。故剝卽爲復。示必六自坤而復也

本義 一陽在上。剝未盡而能復生。君子在上。則爲衆陰所載。小人居之。則剝極於上。自失所覆而无復碩果得輿之象矣。取象旣明。而君子小人其占不同。聖人之情益可見矣。朱子曰。上九一陽在上。如碩大之果人不及食而獨留。如君子在上而小人皆載於下。則是君子之得輿也。然小人雖載君子。而乃欲自下而剝之。則是自剝其廬耳。蓋唯君子乃能覆蓋小人。小人必

賴君子以保其身。今小人欲剝君子。則君子亡而小人亦無所容其身。如自剝其廬也。且看自古小人欲害君子。到害得盡後。國破家亡。其小人曾有存活得者否。故聖人於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剝廬。終不可用也。若人占得此爻。則爲君子之所爲者必吉。而爲小人之所爲者必凶矣。其象如此。而理在其中矣○小人剝廬。是說陰到這裏時把他這些陽都剝了。此是自剝其廬舍。无安身己處。衆小人託這一君子爲芘覆。若更剝了。是自剝其廬舍。便不成剝了○臨川吳氏曰。下五陽皆已剝。獨存一陽在上。如木之果實皆已落。獨一碩大之果不爲人所食而猶在木末。君子。謂一陽。坤爲輿。五陰承載上九之一陽。如人之在車上。君子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得輿而占亦如之。小人。謂上九變爲柔也。一陽上覆五陰。有廬之象。奇變爲偶。則如廬之破壞穿漏其上而无以蓋覆其下。故小人筮得此爻。則其象爲剝廬而占亦如之也○雲峯胡氏曰。艮爲果蓏。艮上陽下陰。果陽而蓏陰。乾爲木果。衆陽皆變而上獨存。有碩果不食象。果中有仁。天地生生之心存焉。此一陽也。在坤之月則剝之盡而復生。在此則剝未盡而能復生。指陽之性言也。故有取於碩果。不食之象。碩果專以象言。得輿

剥廬。兼象占而言。小人剥廬。亦戒辭也。然上之藉下以安者也。廬。下之藉上以安者也。始而剥牀。欲上失所安。今而剥廬。自失所安矣。自古小人欲害君子亦豈小人之利哉

象曰。君子得輿。民所載也。小人剥廬。終不可用也

傳 正道消剥既極。則人復思治。故陽剛君子爲民所承載也。若小人處剥之極。則小人之窮耳。終不可用也。非謂九爲小人。但言剥極之時小人如是也

建安丘氏曰。剥者。言一陽在五陰之上而爲陰所剥也。故卦以上九爲主。其曰碩果不食。幸一陽之存也。在下五陰爻。則有與乎陽者吉。无與乎陽者凶。六三應陽則无咎。六五承陽則无不利。以其有與乎陽也。餘三陰无陽可與則皆謂之凶。然初六六二去陽遠而剥未盡。故初蔑貞凶。二亦蔑貞凶也。至六四則已迫乎陽而剥極矣。故不言蔑貞而直言凶也○雙湖胡氏曰。下四陰爻雖因已成之卦繫辭。其實各原其初剥陽言之。蓋卦本純乾也。初之蔑貞。其始之

時乎。二之蔑貞。其遯之時乎。但以剝陽爲蔑貞。不以位論矣。三之无咎。其否之時乎。四之凶。其觀之時乎。五之以宫人寵。正當剝之時也。聖人既於觀四別取觀國之光義。而於剝五又取率群陰以受制於陽爲剝焉。至上九直象之以不食之碩果。其扶陽抑陰之意每如此夫

䷗ 震下坤上

傳 復序卦物不可以終盡剝窮上反下。故受之以復物无剝盡之理。故剝極則復來。一无來字 陰極則陽生。陽剝極於上而復生於下。窮上而反下也。復所以次剝也。爲卦一陽生於五陰之下。陰極而陽復也。歲十月陰盛既極冬至則一陽復生於地中。故爲復也。陽君子之道。陽消極而復反。君子之道消極而復長也。故爲反善之義。朱子

曰。十月坤卦皆純陰。自交過十一月節氣固是純陰。然潛陽在地下已旋生起來了。且以一月分作三十分。細以時分之是三百六十分。陽生時逐旋生。生到十一月冬至。方生得就一畫陽。這一畫是卦中六分之一在地下。二畫又較在上面則箇。至三陽則全在地上矣。四陽五陽六陽則又層層在上面去。不解到冬至時便頓然生得一畫。又曰。陽无驟生之理。如冬至前半月中氣是小雪。陽已生三十分之一分。到得冬至前幾日。須已生到二十七八分。到至日方始成一畫。不是昨日全无。今日一旦便復了。大抵剝盡處便生。如列子所謂運轉无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亦是不覺其進不覺其虧。蓋陰陽浸消浸長。人之一身。自少至老莫不皆然。○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无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无時不變。如楞嚴經第二卷首段所載。非唯一歲有變。月亦有之。非唯月有變。日亦有之。非唯日有變。時亦有之。但人不知耳。此說亦是。○天地中間。此氣升降上下當分爲六層。十一月冬至。自下面第一層生起。直到第六層上至天爲四月。陽氣纔生足便消。下面陰氣便生。只是這

一氣。升降循環不已。往來乎六層之中也。大抵發生都只是一箇陽氣。只是有消長。上面陽消一分。下面便陰長一分。又不是別討箇陰來。只是陽消處便是陰。故陽來謂之復。復是本來物事。陰來謂之姤。姤是偶然相遇○臨川吳氏曰。復。還反也。冬至之前六陽消盡而爲純坤。冬至之後一陽還反而生於下也○隆山李氏曰。承剝之後而一陽來復。乃生生之本也。天地之運。一息不留。剝終復始。不容少緩。若稍遲不及。則生理息也

復亨。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傳 復亨旣復則亨也。陽氣復生於下。漸亨盛而生育萬物。君子之道旣復。則漸以亨通。澤於天下。故復則有亨盛之理也。出入无疾。出入。謂生長。復生於內。入也。長進於外。出也。先云出。語順耳。陽生非自外也。來於內。故謂之入。物之始生。其氣至微。故多屯艱。陽之始生。其氣至

微故多摧折春陽之發爲陰寒所折觀草木於朝暮則可見矣出入无疾謂微陽生長无害之者也旣无害之而其類漸進而來則將亨盛故无咎也所謂咎在氣則爲差忒在君子一有之道字則爲抑塞不得盡其理陽之當復雖使有疾之固不能止其復也但爲阻礙耳而卦之才有无疾之義乃復道之善也一陽始生至微固未能勝群陰而發生萬物必待諸陽之來然後能成生物之功而无差忒以朋來而无咎也三陽子丑寅之氣生成萬物衆陽之功也若君子之道旣消而復豈能便勝於小人必待其朋類漸盛則能協力以勝之也或問復一陽動於下

而云朋來无咎何也。朱子曰。方一陽生。未有朋類。畢竟是陽長將次並進。以其爲君子之道。故亨通而无咎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利有攸往 反復之復芳福反又作覆彖同

傳 謂消長之道反復迭至陽之消至七日而來復。姤。陽之始消也。七變而成復。故云七日。謂七更也。臨云八月有凶。謂陽長至於陰長歷八月也。陽進則陰退。君子道長則小人道消。故利有攸往也

程子曰。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又曰。凡物之散。其氣遂盡。无復歸本原之理。天地間如紅爐。雖生物消鑠亦盡。況既散之氣豈有復在。天地造化。又焉用此既散之氣。其造化者自是生氣。至如海水潮。日出水涸。是潮退也。其涸者已无也。月出則潮水生也。非却是將已涸之水爲潮。此是

氣之終始。開闔便是易。一闔一闢謂之變

【本義】復陽復生於下也。剝盡則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矣。積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故十有一月其卦爲復。以其陽旣往而復反。故有亨道。又內震外坤。有陽動於下而以順上行之象。故其占又爲己之出入旣得无疾。朋類之來亦得无咎。又自五月姤卦一陰始生。至此七爻而一陽來復。乃天運之自然。故其占又爲反復其道。至於七日當得來復。又以剛德方長。故其占又爲利有攸往也。反復其道。往而復來來而復往之意。七日者。所占來復之期也。復朱子曰。七日來者。終不是已

往之陽重新將來復生。舊底已自過了。這裏自然生出來。又曰。復反也。言陽氣既往而來復也。夫大德敦化而川流不窮。豈假手既消之氣以爲方息之資也哉。亦見其絶於彼而生於此。而因以著其往來之象爾。唯人亦然。大和保合。善端元窮。所謂復者。非曰追夫已放之心而還之。錄夫已棄之善而屬之也。亦曰不肆焉以騁於外。則本心全體即此而存。固然之善自有所不能已耳○隆山李氏曰。陽反而復。生生之氣自此萌動。故曰復亨。又曰。於臨曰八月有凶。於復則曰七日來復。陽消而數月者。幸其消之遲。陽長而數日者。幸其長之速也○節齋蔡氏曰。陽自建午之月漸消漸剥。至建子之月而爲復。在卦經七爻。於時經七月。故曰七日來復。不言月而言日者。猶詩所謂一之日二之日也○鄭氏剛中曰。七者陽數。日者陽物。故於陽長言七日。八者陰數。月者陰物。臨剛長以陰爲戒。故曰八月○雲峯胡氏曰。本義於剥之碩果曰剥未盡而復生。至此則曰剥盡爲純坤十月之卦。而陽氣已生於下。蓋陽无頓生之理。故先天卦序。剥而坤。坤而後復。陽无可盡之理。故後天卦序則以復次剥。其曰剥未盡而能復者。指果中之仁而言也。可見其所以爲元者未嘗息。其曰坤十月陽氣已生於

下。犢之踰月然後一陽之體始成而來復。可見其所以至於亨者未嘗驟。前乎此。自姤而剝陰在內爲主。陽常行逆境。今自剝而復。陽在內爲主。陽方行順境。故其占爲亨。己之出入而得无疾者。一陽順而亨也。朋類之來亦得无咎者。衆陽順而亨也。是皆陽順而動之象也。反復其道。統言陰陽往來其理如此。七日來復。專言一陽方來其數如此。利有攸往。則其占又言一陽之長。可往而爲臨爲泰。以至於乾也

彖曰。復亨。剛反

本義 **剛反則亨** 朱子曰。剛反二字是解復亨。下云動而以順行。是解出入无疾以下。大抵彖辭解得易極分明。子細尋索儘有條理。○臨川吳氏曰。剛反釋復字。而亨之意在其中。剛既反。則日長日盛而亨矣○建安丘氏曰。此云剛反。言剝之一剛窮上反下而爲復也。下文剛長。言復之一剛自下進上爲臨爲泰以至爲乾也。以其既去而來反也。故亨。以其既反而漸長也。故利有攸往。剛反。言方復之初。剛長。言已復之後

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

（傳）復亨謂剛反而亨也。陽剛消極而來反，既來反則漸長盛而亨通矣。動而以順行，是以出入无疾，朋來无咎。以卦才言其所以然也。下動而上順，是動而以順行也。陽剛反而順動，是以得出入无疾，朋來而无咎也。朋之來亦順動也。（本義）以卦德而言。進齋徐氏曰：動而以順行者，震動之始以坤順而行也。出入朋來，陽之動也。无疾无咎，以順行也。○龜山楊氏曰：一陽復于下而五陰在上，則陽微而陰猶盛。小人衆而君子獨，動而不以順行，則疾之者至，身不能保，尚何朋來之有。○潘氏夢旂曰：剝以順而止，復以順而行。君子處道消之極，至道長之初，未嘗一毫之不以順也。

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

（本義）陰陽消息，天運然也。朱子曰：反復其道，七日來復，天行也。消長之道，自然如此。

故曰天行。處陰之極。亂者復治。往者復還。凶者復吉。危者復安。天地自然之運也○龜山楊氏曰。四時之變浸而爲寒暑。自非一日之積也。天且不能暴爲之。況於人乎

利有攸往。剛長也 長丁丈反

本義 以卦體而言。既生則漸長矣 雙湖胡氏曰。剛長。則自復而臨而泰而壯夬至于乾。其勢自不容禦矣○平菴項氏曰。剝曰不利有攸往。小人長也。復曰利有攸往。剛長也。易之意。以爲君子謀也○鄱陽董氏曰。自外而入者曰來。自內而出者曰往。疾之者衆。則未可往。无疾則利於往矣。消息盈虛。天命之自然。而君子不謂命也。上文言出入无疾而後朋來无咎。朋來无咎而後利有往。蓋常不以天命之自來者爲幸。而深以人情之難測者爲憂。何也。來者微而疾其來者衆也。來者微。則豈可遽以自幸。疾其來者衆。則豈可不善於自養哉

復其見天地之心乎

傳 其道反復往來迭消迭息。一有也字 七日而來復者。天地之運行如是也。消長相因。天之理也。陽剛君子之道。長故利有攸往。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程子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一言以蔽之。曰天地以生物爲心○復卦非天地之心。復則見天地之心。聖人无復。故未嘗見其心○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爲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唯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問莫是於動處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張子曰。復見天地之心。咸恒遯壯見天地之情。心隱於微。情發乎顯○或問程子言動之端乃天地之心。切謂十月純坤不爲无陽。天地生物之心未嘗間息。但未動耳。因動而生物之心始可見。朱子曰。十月陽氣收斂。一時關閉得盡。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无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

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得天地之心也。○問天地之心動處如何見得。曰。這處便見得陽氣發生其端已兆於此。春了又冬。冬了又春。都從這裏發去。事物間亦可見。只是這裏見得較親切。問動之端乃心之發處。何故云天地之心。曰。此須就卦上看。上坤下震。坤是靜。震是動。十月純坤。當貞之時。萬物收斂寂无蹤跡。到此一陽復生。便是動。然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端又從此起。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天地以生生爲德。元亨利貞乃生物之心也。但其靜而復乃未發之體。動而通焉則已發之用。一陽來復其始生甚微。固若靜矣。然其實動之機其勢日長而萬物莫不資始焉。此天命流行之初。造化發育之始。天地生生不已之心於是而可見矣。若其靜而未發。則此心之體雖无所不在。然却有未發處。此程子所以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亦舉用以該其體爾。○程子說天地以生物爲心最好。此乃是无心之心也。又曰。天地若果无心。則須牛生出馬。桃樹上發李花。他又却自定。心便是主宰處。所以謂天地以生物爲心也。又曰。天地之心動後方見。聖人之心應事接物方見。○程子云。聖人无復。

故未嘗見其心。且堯舜孔子之心千古常在。聖人之心周流運行。何往而不可見。若言天地之心。如春生發育猶是顯著。此獨曰聖人无復未嘗見其心者。只爲是說復卦。繫辭曰。復小而辨於物。蓋復卦是一陽方生於群陰之下。如幽暗中一點白。便是小而辨也。聖人贊易而曰復見天地之心。今人多言惟是復卦可以見天地之心。非也。六十四卦无非天地之心。但於復卦忽見一陽之復。故即此而贊之爾。論此者。當知有動靜之心。有善惡之心。各隨事而看。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因動而見其惻隱之心。未有孺子將入井之時。此心未動。只靜而已。衆人物欲昏蔽。便是惡底心。及其復也。然後本然之善心可見。聖人之心。純於善而已。所以謂未嘗見其心者。只是言不見其有昏蔽忽明之心。如所謂幽暗中一點白者而已。但此等語話只可就此一路看去。纔轉入別處便不分明也。不可不知。又曰。天地之氣所以有陽之復者。以其有陰故也。衆人之心所以有善之復者。以其有惡故也。若聖人之心。則天理渾然。初无間斷。人孰得以窺其心之起滅耶。若靜而復動則亦有之。但不可以善惡而爲言耳○復非天地心。復則見天地心。蓋天地以生物爲心。而此卦之下一陽爻即天地所以

生物之心也。至於復之得名。則以此陽之復生而已。猶言臨泰大壯夬也。但於其復而見此一陽之萌於下。則是因其復而見天地之心耳 ○ 伊川與濂溪說復字不同。濂溪就坤上說。就回來處說。如云利貞者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來處說。伊川却正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以周易卦爻之義推之。則伊川之說爲正。然濂溪伊川之說道理只一般。非有所異。只是所指地頭不同。以復卦言之。下面一畫便是動處。伊川云下面一爻正是動。如何說靜得。看來伊川說得較好

（本義）積陰之下一陽復生。天地生物之心幾於滅息而至此乃復可見。在人則爲靜極而動。惡極而善。本心幾息而復見之端也。程子論之詳矣。而邵子之詩亦曰。冬至子之半。天心无改移。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此言如不信。更請問包羲。至哉言

也學者宜盡心焉或問復見天地之心。朱子曰。三陽之時。萬物蕃新。只見物之盛大。天地之心却不可見。唯是一陽初復。萬物未生。冷冷靜靜。而一陽既動。生物之心闖然而見。雖在積陰之中。自掩藏不得。此所以必於復見天地之心也。又曰。要說得見字親切。蓋此時天地之間无物可見天地之心。只有一陽初生淨淨潔潔。見得天地之心在此。若是三陽發生萬物之後。則天地之心盡散在萬物。不能見得如此端的○問生理初未嘗息。但到坤時藏伏在此。至復乃見其動之端否。曰。不是如此。這箇只是就陰陽動靜闔闢消長處而言。如一堆火。自其初發以至漸漸發過消盡爲灰。其消之未盡處固天地之心也。然那消盡底亦天地之心也。但那箇不如那新生底鮮好。故指那接頭再生者言之。則可以見天地之心親切。如云利貞者性情也。一元之氣亨通發散。品物流形。天地之心盡發見在品物上。但叢雜難看。及到利貞時。萬物悉已收斂。那時只有箇天地之心丹青著見。故云利貞者性情也。正與復其見天地之心相似。康節云。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蓋萬物生時此心非不見也。但天地之心悉已布散叢雜。无非此理呈露。倒多了難見。若會看者能於此觀之。則

所見无非天地之心矣。唯是復時萬物皆未生。只有一箇天地之心昭然著見在這裏。所以易看也○靜極而動。聖人之復。惡極而善。常人之復。但常人也有靜極而動底時節。聖人則不復有惡極而善之復。問一陽之復在人言之。只是善端萌處否。曰。以善言之。是善端方萌處。以惡言之。昏迷中有悔悟向善意便是復。如睡到忽然醒覺處亦是復氣象。又如人之沉滯道不得行。到極處忽小亨。道雖未大行。已有可行之兆。亦是復。這道理千變萬化。隨所在无不渾淪。問今寂然至靜在此。若一念之動此便是復否。曰。恁地說不盡。復有兩樣。有善惡之復。有動靜之復。兩樣復自不相須。須各看得分曉。終日營營與萬物並馳。忽然有惻隱是非羞惡之心發見。此善惡爲陰陽也。若寂然至靜之中有一念之動。此動靜爲陰陽也。二者各不同。須推教子細○問冬至子之半。曰。康節此詩最好。故具於本義特載之。蓋立冬是十月初。小雪是十月中。大雪十一月初。冬至十一月中。小寒十二月初。大寒十二月中。冬至子之半。即十一月之半也。人言夜半子時冬至。蓋夜半以前一半已屬子時。今推五行者多不知之。然數每從這處起。略不差移。此所以爲天心。然當是時一陽方動。萬物未生。未有聲臭

氣味之可聞可見。所謂玄酒味方淡。大音聲正希也。○問天心无改移謂何。曰。年年歲歲是如此。月月日日是如此。○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此是欲動未動之間。如怵惕惻隱於赤子入井之初。方怵惕惻隱而未成怵惕惻隱之時。故上云冬至子之半。是康節常要就中間說。子之半則是未成子方離於亥而爲子方四五分。是他常要如此說。常要說陰陽之間動靜之間。便與周程不同。周程只是體用動靜互換无極。康節只要說循環便須指消息動靜之間而言○西溪李氏曰。窮冬積陰之時。幾於无生意矣。而陽氣已動於黃泉之下。猶之人焉。方其物慾之深也。幾於无天理矣。而性善之端要不可泯也。必有時而發。就其發處觀之。則天地之心見矣○臨川吳氏曰。草木不斂其液。則不能以敷榮。昆虫不蟄其身。則不能以振奮。此人之所以貴於復。而復之所以貴於靜也。寂者感之君。翕者闢之根。冬之藏。一歲之復也。夜之息。一日之復也。喜怒哀樂之未發。須臾之復也○雲峯胡氏曰。天地生物之心。即人之本心也。皆於幾熄而復萌之時見之。本義辭尚簡要。未嘗泛引古語。此則全引康節詩。殊有意也。朱子詩曰。忽然夜半一聲雷。萬戶千門次第開。識得无中含有處。許君親見伏羲

來。學者有得於此詩。則可以知康節之詩矣

象曰雷在地中。復。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

傳 雷者。陰陽相薄而成聲。當陽之微。未能發也。雷在地中。陽始復之時也。陽始生於下而甚微。安靜順一作而後能長。先王順天道。當至日陽之始生。安靜以養之。故閉關使商旅不得行。人君不省視四方。觀復之象而順天道也。在一人之身亦然。當安靜以養其陽也。程子曰。聖人无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

本義 安靜以養微陽也。月令是月齋戒掩身。以待陰陽之所定。朱子曰。一陽來復。與雷在地中。只是一義。蓋陽生於閉藏之中。至微而未可有爲之時也 ○ 問

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人於迷途之復。其善端之萌亦甚微。故須莊敬持養然後能大。不然復亡之矣。曰然。○至日閉關。正是於已動之後要安靜以養之。蓋一陽初復。其氣甚微。勞動他不得。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初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又曰。古人所以四十強而仕者。前面許多年亦且養其善端。若一下便出來與事物衮了。豈不壞事。○建安丘氏曰。地靜雷動。雷在地中靜養動也。關宜開者也。而閉之。商旅出諸塗者也而不行。古者歲十一月朔巡守而后於是日則不省方。皆法雷在地中之義而養微陽也。○丹陽都氏曰。舜十一月朔巡守。而此言后不省方。則知巡守者是月也。不省方者。是月之至日也。○潛室陳氏曰。一陽復於地下。即是動之端。但萌芽方動。當靜以候之。不可擾也。故卦辭言出入无疾而象言閉關息民。蓋動者天地生物之心。而靜者聖人裁成之道也。○雙峯饒氏曰。閉關休息。所以培養生意使之深潛固密而无所泄。于以順陰而固陽也。推此以往。則政事云為之間。凡可以扶陽抑陰而參贊化育者必將无所不用其至矣。○雲峯胡氏曰。安靜以養微陽。大象從事上說。本義引月令從身上說。其教人之意深矣

初九。不遠復。无祇悔。元吉

【傳】復者。陽反來復也。陽君子之道。故復爲反善之義。初剛陽來復。處卦之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唯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祇宜音柢。抵也。玉篇云適也。義亦同。无祇悔。不至於悔也。坎卦曰祇既平无咎。謂至既平也。顏子无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祇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祇。陸德明音支。玉篇五經

文字羣經音辨。並見衣部（本義）一陽復生於下。復之主也。祗抵也。又居事初。失之未遠。能復於善。不抵於悔。大善而吉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或問无祗悔祗字何訓。朱子曰。書中祗字只有這祗字使得別。看來只得解做至字。又有訓多爲祗者。如多見其不知量也。多祗也。祗與只同。○建安丘氏曰。坤上震下爲復。上體乃坤而靜之時。下體乃震而動之始。初九又復而反之機。初以一陽爲五陰之主。居復之最先。不遠而復。故不至於悔。而得大善之吉者也。復以脩身。唯不貳過之顔子其殆庶幾乎。○西溪李氏曰。一陽在內。天地之心。性善之端也。故六爻以復善爲義。○南軒張氏曰。復之初九。震體也。微動之時也。當是時而能復焉。則去无妄不遠矣。及其守之固。居之安。則纖毫不萌。即无妄也。即誠也。即天之道也。即聖人之心也。○雲峯胡氏曰。春秋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公如晉至河乃復。皆以不極其往爲復。復善貴早。故易以不極其往者言之。善失之遠而復。必至有悔。唯失之未遠而即復。所以不祗於悔。元吉。本義云大善而吉。是從事上說。一本

作向善而吉。呂延從心上說。讀者詳焉

象曰。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傳 不遠而復者。君子所以脩其身之道也。學問一无問字之道无他也。唯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雙峯饒氏曰。人之一心。善端緜緜。本自相續。念慮之間雖或小有所差。而其懍然不自安之意已萌於中。是即天地生物之心之所呈露。而孟子所謂怵惕惻隱之心者也。人惟省察克治之功不加。雖有爲善之幾而无反善之實。是以縱欲妄行。而其悔至於不可追也。善用力者誠能因是心之萌而速反之。使不底於悔焉。則人欲去而天理還矣。此不遠之復以脩身也

六二。休復。吉

傳 二雖陰爻。處中正而切比於初。志從於陽。能下仁也。

復之休美者也。復者復於禮也。復禮則爲仁。初陽復。復於仁也。二比而下之。所以美而吉也

【本義】柔順中正。近於初九而能下之。復之休美吉之道也

或問休復之吉以下仁也。朱子曰。初爻爲仁人之體。六二爻能下之。謂附下於仁者。學莫便於近乎仁。既得仁者而親之。資其善以自益。則力不勞而學美矣。故曰休復吉○建安丘氏曰。人不能皆賢。親賢則賢矣。六二下仁之謂也。卦惟初九一爻爲陽。二非陽而能下之。則陰變而陽。小人變而君子。而復之六二亦變爲臨之九二矣。烏得而不吉哉○雲峯胡氏曰。遯貴遠。遠莫遠於上九。而九五能比之。故嘉遯之美者也。德貴不遠。初九曰不遠復。而六二能比之。故曰休復之美者也。里仁爲美。亦此意歟

象曰。休復之吉。以下仁也

【傳】爲復之休美而吉者。以其能下仁也。仁者天下之公。

善之本也。初復於仁。二能親而下之。是以吉也。進齋徐氏曰。仁。謂初剛。剛復於下。在人則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初不遠復。二從初而復。故曰以下仁也○南軒張氏曰。易三百八十四爻未嘗言仁。此獨言之。夫子蓋有深旨。克己復禮爲仁。克其私心復其天理。所以爲仁。二去初未遠。上无係應。能從初而復。所以爲下仁也。至四但言以從道也。而不謂之仁矣。蓋道者舉其大凡。不若仁爲切至也○李氏閎祖曰。天下之公。是无一毫私心。善之本。是萬善從此出○西山眞氏曰。伊川語錄中說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寬无捉摸處。易傳只云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又云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只此兩處說仁極平正確實。學者且當玩此。此是程子手筆也

六三。頻復。厲。无咎

傳 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

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

本義 以陰居陽。不中不正。又處動極。復而不固。屢失屢復之象。屢失故危。復則无咎。故其占又如此。

誠齋楊氏曰。頻復非危。頻過爲危。復義故无咎。聖人危其頻過。故曰厲以警之。開其頻復。故曰无咎以勸之。○雲峯胡氏曰。三上下進退之間。故曰頻巽。以柔爲主。九三剛而不中。失之失以其比柔。故頻巽以剛爲主。六三柔而不中。失之失以其比柔。位剛故頻復。然頻巽吝。頻復雖厲无咎。此又不同也。

象曰。頻復之厲。義无咎也。

傳 頻復頻失。雖爲危厲。然復善之義則无咎也。臨川吳氏曰。頻雖有厲。復則能補過矣。故於義爲无咎也。

六四。中行獨復

傳此爻之義最宜詳玩。四行群陰之中而獨能復。自處於正。下應於陽剛。其志可謂善矣。不言吉凶者。蓋四以柔居群陰之間。初方甚微不足以相援。无可濟之理。故聖人但稱其能獨復。而不欲言其獨從道而必凶也。曰。然則不言无咎何也。曰。以陰居陰柔弱之甚。雖有從陽之志終不克濟非无咎也 本義四處群陰之中而獨與初應。爲與衆俱行而獨能從善之象。當此之時陽氣甚微未足以有爲。故不言吉。然理所當然。吉凶非所論也。董子曰。仁人者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於

剥之六三及此爻見之徂徠石氏曰。處上下四陰之中。故曰中行。不從其類而下應初。故曰獨復○節初齊氏曰。中者。隨時取義。非一定之謂也。就上下二卦。則二五爲中。就五陰爻。則四爲中。此所謂時中○雲峯胡氏曰。泰二夬五曰中行。二五上下之中也。益三四曰中行。三四在一卦之中也。此曰中行。六四在五陰之中也。然則二五之中。中也。或以三四爲中。隨時以取中也

象曰。中行獨復。以從道也

(傳)稱其獨復者。以其從陽剛君子之善道也雲峯胡氏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小象曰脩身。曰仁。曰道。惟初九當之○白雲郭氏曰。剥六三乃復六四反對。其義相類。在剥取其失上下以應乎陽。在復則取其獨復以從道

六五。敦復。无悔

(傳)六五以中順之德。處君位。能敦篤於復善者也。故无

悔。雖本善戒亦在其中矣陽復方微之時。以柔居尊下復无助。未能致亨吉也。能无悔而已【本義】以中順居尊而當復之時。敦復之象。无悔之道也

節齋蔡氏曰。敦。厚也。坤象。復主初陽。五雖與初无繫而處位得中。能自厚於復者也。可以无悔○雲峯胡氏曰。諸家於此爻皆輕看。殊不知不遠復者善心之萌。敦復者善行之固。故初九无祇悔。敦復則其復也无轉移。可无悔矣。又曰。不遠復。入德之事也。敦復其成德之事歟○隆山李氏曰。易中陽長之卦。凡一在上陰柔之主則未嘗不附而順之。无所於逆。故復爲一陽之長。而六五則以敦復无悔。臨爲二陽之長。而六五則以知臨爲宜。泰爲三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帝乙歸妹爲祉。大壯爲四陽之長。而六五則以喪羊于易无悔。諸卦六五爻。大率皆以下順陽剛而得居上之體作易者當陽長之世以此垂訓。要之皆所以爲君子地云耳

象曰。敦復无悔。中以自考也

傳以中道自成也。五以陰居尊處。中而體順。能敦篤其志以中道自成則可以无悔也。自成。謂成其中順之德

本義考成也

建安丘氏曰。二四待初而復。故曰下仁曰從道。五不待初而復。故曰自考。二四其學力之功。五其天質之美歟

上六。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以其國君凶。至于十年不克征

傳以陰柔居復之終。終迷不復者也。迷而不復其凶可知。有災眚。災。天災。自外來。眚。己過。由自作。既迷不復善。在己則動皆過失。災禍亦自外而至。蓋所招也。迷道不復。无施而可。用以行師則終有大敗。以之爲國則君之

凶也。十年若數之終。至於十年不克征。謂終不能行。既迷於道。何時而可行也。或問伊川言災自外來。眚自內作。是否。朱子曰。看來只一般。微有不同耳。災是偶然生於彼者。眚是過誤致然。書曰眚災肆赦。春秋曰肆大眚。皆以其過誤而赦之也

【本義】以陰柔居復終。終迷不復之象。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以猶及也。朱子曰。上六迷復凶。至于十年不克征。這是箇極不好底爻。故其終如此。凡言十年三年五年七月八月三月者。想是象數中自有箇數如此。故聖人取而言之○問上六迷復至于十年不克征何如。曰。過而能改。則亦可以進善。迷而不復。自是无說。所以无往而不凶。凡言三年。猶是有箇期限。到十年便是无說了○進齋徐氏曰。上六位高而无下仁之美。剛遠而失遷善之機。厚極而有難開之蔽。柔終而无改過之勇。是昏迷而不知復者也○雲峯胡氏曰。坤體而居上體之上。先迷者也。迷不特凶。又有天災有人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及其國君亦凶。至于十年終不能行。甚言迷復之不可也。迷復與不遠復相反。初不遠而復。

迷則遠而不復。數復與頻復相反。數元轉易。頻則屢易。獨復與休復相似。休則比初。獨則應初也。十年不克征。亦七日來復之反。乾元十。坤元一。陰數極於六。而七則又爲乾之始。陽數極於九。而十則自爲坤之終。故凡言十年者。坤終之象也。屯十年乃字。頤十年勿用。皆互坤○南軒張氏曰。易之爻辭鮮有如是之詳。其凶鮮有如是之極者。而獨於復之上六言之。蓋自古亡家覆國。反道敗德无所不在。其源起於一念之微不能制遏之爾。夫以陰柔之才去本之遠。所謂人欲肆而天理滅者。故有大敗終凶之戒也。

象曰。迷復之凶。反君道也。

傳 復則合道。既迷於復。與道相反也。其凶可知。以其國君凶。謂其反君道也。人君居上而治衆。當從天下之善。乃迷於復。反君之道也。非止人君。凡人迷於復者。皆反道而凶也。雲峯胡氏曰。剝上九民所載也。一陽在上。指衆陰之爲民。復上六反君道也。衆陰之極。表

一陽之爲君○建安丘氏曰。復卦以初九爲主。其言不
遠復无祇悔者。喜一陽之來也。其上五陰爻。則有得乎
陽者吉。无得乎陽者凶。二比初則曰下仁。四應初則曰
從道。此皆有得乎陽者。餘三陰无得乎陽者。五去初雖
遠。以居得中位。自厚於復无悔。三處位不中。以去初未
遠。頻失而頻復者也。故雖厲而可以无咎。獨上六一爻
最遠乎初。又居一卦之窮。迷而不復者也。故凶。又曰。初
爲明睿之君子。知過則改。上也。二四爲樂善之賢者。舍
已從人。次也。六五爲不踐迹之善人。自厚其身。又其次
也。六三爲改過不勇之人。復而失。失而復。抑又其次也。
上六則物欲沉滯。本心喪失。下愚不移者也。尚何復之
可言哉。民斯爲下矣○雙峯饒氏曰。復卦辭專以氣數
言。爻辭專以人事言。以氣數言。則復有必亨之理。如出
入无疾。朋來无咎。皆是復之亨處。其所以然者。以反復
其道。七日來復故也。此是氣數之常自然如此。若以人
事言。則須不遠復與休復方吉。敦復方无悔。獨復亦可
以免凶咎。若頻復則雖厲而亦可以无咎。迷復則必至
於凶而有災眚矣。此皆人事所致。君子不可不慎也○
習靜劉氏曰。動靜。天道之復也。善惡。人道之復也。故彖
言動靜之復。六爻言善惡之復。復者。剛之反也。自五

及初。皆以從剛爲復。五之自考。不如四之從道。四之從道。不如二之下仁。二之下仁。不如初之脩身。三頻復雖危。猶知復也。上迷復反道。則不知復矣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九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

䷘ 震下
乾上

傳 无妄序卦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无妄復者反於道也既復於道則合（一无合字）正理而无妄故復之後受之以无妄也爲卦乾上震下震動也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程子曰无妄震下乾上聖人之動以天賢人之動以人若顏子之有不善豈如衆人哉惟只在此間爾蓋猶有已焉至於無我則聖人也○隆山李氏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天神天明本自无妄有生之後人僞誘之妄念乃起又曰乾道變化一氣冥運而生者自生化者自化无不得其性命之正夫安有所謂妄者哉○雙溪王氏曰復者賢人之事无妄者聖人之事无妄則誠而復者所以求至於无妄者也）

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

傳 无妄者至誠也。至誠者。一无者字天之道也。天之化育萬物。生生不窮。各正其性命。乃无妄也。人能合无妄之道。則所謂與天地合其德也。无妄有大亨之理。君子行无妄之道。則可以致大亨矣。无妄。天之道也。卦言人由无妄之道也。一无也字利貞。法无妄之道。利在貞正。失貞正。則妄也。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故有一作其匪正則爲過眚。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或問程傳云。雖无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既无邪心。何以不合正理。朱子曰。有人自是其心全无邪。而却不合於正理。如賢智者過之。他其心豈曾有邪。却不合正理。佛氏亦豈有邪心者。又問莊敬持養。此心既存。亦可謂之无邪

心矣。然知有未至。理有未窮。則於應事接物之際不能處其當。則未免於紛擾而敬亦不得行焉。雖與流放而不知者異。然苟不合正理。則亦未免爲妄與邪心也。曰。所論甚善。但所謂雖无邪心而不合正理者。實該動靜而言。然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然固執不動。則雖无邪心。而只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有意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有不合正理。則非邪妄而何。恐不可專以莊敬持養此心既存爲无邪心。而必以未免紛擾敬不得行然後爲有妄之邪心也

【本義】无妄實理自然之謂。史記作无望。謂无所期望而有得焉者。其義亦通。爲卦自訟而變。九自二來而居於初。又爲震主。動而不妄者也。故爲无妄。又二體震動而乾健。九五剛中而應六二。故其占大亨而利於正。若其

不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所往也朱子曰。无妄本是无望。這是沒理會時節。忽然如此得來面前。朱英所謂无望之福是也。問史記作无望。若以爲无望。則是願望之望。非誠妄之妄。曰。有所願望即是妄。但望字說得淺。妄字說得深。无妄是箇不指望偶然底卦。忽然而有福。忽然而有禍。如人方病。忽然勿藥而愈。是所謂无妄也。據諸爻名義。合作无望。不知孔子何故說歸无妄。○无妄自是大亨了。又却須是貞正始得。若些子不正。他那裏便有災來。○无妄一卦。雖云禍福之來也无常。然自家所守者不可不利於正。不可以彼之无常。而吾之所守亦爲之无常也。故曰无妄元亨。利貞。其匪正有眚。若所守匪正。則有眚矣。眚即災也○厚齋馮氏曰。朱子謂史記作无望。自文王以來。多爲无望之義。馬季長。鄭康成。王子雍。皆同斯義。古人用字。同聲者義亦通之。如豫之爲預。履之爲禮。噬嗑之爲市合。不一端而足。今觀卦內作无所期望而有得。其義多通。序卦之意。非可如此推也。蓋動出於人。則爲之而期其成。有所望也。動而聽命於天。非可期望也。○建安丘氏曰。惟其无妄。所以无望也。若其處心未免於妄。則无道以致福而妄欲徼福。非所謂无望之福。有過於召

災而妄欲免災。非所謂无妄之災。此皆未免容心於禍福閒。非所謂无妄也。若眞實无妄之人。則純乎任理。禍福一付之天。而无苟得幸免之心也〇雲峯胡氏曰。朱子解中庸誠字以爲眞實无妄之謂。此解无妄。則以爲實理自然之謂。自然二字。已兼无所期望之意矣。其占元亨而必利於貞者。无妄。誠也。正而固。誠之者也。不正則妄矣。占辭曰貞。曰匪正。曰利。曰不利。其辭一正一反。聖人示戒深矣

彖曰。无妄。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

傳 謂初九也。坤初爻變而爲震。剛自外而來也。震以初爻爲主。成卦由之。故初爲无妄之主。動以天爲无妄。動而以天。動爲主也。以剛變柔。爲以正去妄之象。又剛正爲主於內。无妄之義也。九居初。正也 進齋徐氏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以卦變言。則下體乾交坤而爲震也。并本卦剛柔之往來。故曰外來。初九爲震動之主爻。故曰爲主於內

動而健剛中而應大亨以正天之命也

傳下動而上健是其動剛健也剛健无妄之體也剛中而應五以剛居中正二復以中正相應是順理而不妄也故其道大亨通而貞正乃天之命也天命謂天道也所謂无妄也○白雲郭氏曰動而健者動以天不以人也○龜山楊氏曰五以剛健中正位乎上二以柔順中正應於下上下相與以正正故其大亨也以正而已大亨以正非人之私智所能爲也循天理而已故曰天之命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所謂命者亦誠而已矣

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无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

傳所謂无妄正而已小失於正則爲有過乃妄也所謂

匪正。蓋由有往。若无妄而不往。何由有匪正乎。无妄者理之正也。更有往。將何之矣。乃入於妄也。往則悖於天理。天道所不祐。可行乎哉 龜山楊氏曰。大亨以正。則亨以正爲體。匪正則有眚。非順理也。故天命所不祐。欲往安之乎。○進齋徐氏曰。行矣哉。即州里行乎哉之義

本義 以卦變卦德卦體言卦之善如此。故其占當獲大亨而利於正。乃天命之當然也。其有不正。則不利有所往。欲何往哉。蓋其逆天之命而天不祐之。故不可以有行也 朱子曰。剛自外來說卦變。動而健說卦德。剛中而應說卦體。大亨以正說元亨利貞。伊川易傳似不是本意。剛自外來。是所以做造无妄。動而健。是有卦後說底。○雲峯胡氏曰。本義謂自訟而來。二之剛來居初也。或謂外卦爲乾。震之剛自乾來也。亦通。无妄釋元亨利貞與臨同。命即道也。叶韻耳。无妄之往。程子以爲无

妄而又往。本義只順上文本意解。正者天之命。不正故不可行也。蓋无妄之往。與泰卦包荒得尚于中行句相似。舉首尾句而包中間也。不可泥文而失意

象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

傳雷行於天下。陰陽交和。相薄而成聲。於是驚蟄藏振萌芽發生。一作育萬物。其所賦與。洪纖高下。各正其性命。无有差妄。一作式物與无妄也。先王觀天下雷行發生賦與之象。而以茂對天時。養育萬物。使各得其宜。如天與之无妄也。茂盛也。茂對之爲言。猶盛行永言之比。對時謂順合天時。天道生萬物。各正其性命而不妄。王者體天之道。養育人民。以至昆蟲草木。使各得其宜。乃對時

育物之道也程子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天性豈有妄邪。聖人以茂對時育萬物。各使得其性也。无妄則一毫不可加。安可往也。往則妄矣。无妄震下乾上。動以天。安有妄乎。動以人。則有妄矣。○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天後天皆合于天理者也。人欲則僞矣。○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其大略如此。又須研究之。則自有得處

本義 天下雷行震動發生萬物各正其性命是物物而與之以无妄也先王法此以對時育物因其所性而不爲私焉或問物與无妄。是各正性命之意。朱子曰然。一物與他一箇无妄。○節齋蔡氏曰。對。與對越上帝之對同。茂者篤實感發之意。至誠之動。无時不對。无物不育也。○中溪張氏曰。天之生物。不違乎時。至誠贊化。亦不違乎時。聖人與天同一无妄。此所謂動以天也○雙湖胡氏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以理言之。有會萬爲一一實萬分之義。以象言之。則一震之頃。物皆震動。邪念頓消。是物與之以无妄也。聖人茂對天時以養育

萬物。是亦聖人之雷行物與之以无妄矣○雲峯胡氏曰。夫子釋彖。從天命上說。本義釋夫子大象。從性上說。性。即天之命也。天下雷行物物與之以无妄。物物各具一性。物物各一自然之天。聖人因物之所性以育萬物。聖人一自然之天也

初九。无妄。往吉

傳 无以陽剛爲主於內。无妄之象。以剛實一无實字變柔而居內。中誠不妄者也。以无妄而往。何所不吉。卦辭言不利有攸往。謂既无妄。不可復有往也。過則妄矣。爻言往吉。謂以无妄之道而行則吉也

本義 以剛在內。誠之主也。如是而往。其吉可知。故其象占如此 進齋徐氏曰。初剛當位而動。爲无妄之主。動以正者。如是而行。何往非吉○隆山李氏曰。初陽无應而爻辭謂之往吉何也。兩剛相遇。不牽於

係應之私。是之謂无妄。此初所以吉。四所以无咎也。若夫六二九五應。六三上九應。而三不免於災。五不免於疾。上不免於眚。有應者反不若无應之爲愈。可見矣。震陽初動。誠一未分。剛實无私。以此而往。動與天合。其又奚必有應而後能往哉。此初九之往。所以得无心之吉也○雲峯胡氏曰。釋彖曰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本義於此曰以剛在內。誠之主也。主字最有力。蓋妄者誠之反也。誠之主如此。妄自然无矣。如斯而往。其吉固宜。此占辭。而本義以爲象者。初九之剛爲主於內。誠之主之象也○蘭氏廷瑞曰。初則當行。終則當止。行止適當則无妄。不妄則吉。无妄之初。當行者也。故往則有吉。无妄之終。當止者也。故行則有眚

象曰。无妄之往。得志也

傳 以无妄而往。无不得其志也。蓋誠之於物。无不能動。以之脩身則身正。以之治事則事得其理。以之臨人則人感而化。无所往而不得其志也

誠齋楊氏曰。九本乾體。初居震始。動以天

者也。焉往而不吉不得志哉○丹陽都氏曰。二陰在前。无陽以拒之。故吉。故得志

六二。不耕穫。不菑畬。則利有攸往。菑側其反 畬音餘

傳 凡理之所然者非妄也。人所欲一无欲字為者乃妄也。故以耕穫菑畬譬之。六二居中得正。又應五之中正。居動體而柔順。為動能順乎中正。乃无妄者也。故極言无妄之義。耕。農之始。穫。其成終也。田一歲曰菑。三歲曰畬。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因其事理所當然也。首造其事。則是人心所作為。乃妄也。因事之當然。則是順理應物。非妄也。穫與畬是也。蓋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一作為畬。是事理之固然。非心意之所造作也。如是則為

无妄不妄則所往利而无害也或曰聖人制作以利天下者皆造端也豈非妄乎曰聖人隨時制作合一作因乎風氣之宜未嘗先時而開之也若不待時則一聖人足以盡爲矣豈待累聖繼作也時乃事之端聖人隨時而爲也 廣平游氏曰不耕穫不菑畬以明君子之於物應而不唱其於事述而不作非樂通物也樂循理也○朱子曰耕菑固必因時而作然對穫畬而言則爲首造矣易中取象亦不可以文害辭辭害義若必字字拘泥則不耕而望穫不菑而望畬亦豈有此理耶○問程傳爻辭恐未明白竊謂无不耕而穫不菑而畬之理只是不於耕而計穫之利如程子所解象辭移之以解爻辭則可曰易傳爻象之辭雖若相反而意實相近特辭有未足耳爻辭言當循理象辭言不計利循理則不計利計利非循理也但考之經文則若有可疑者若曰不耕而穫則多却而字若曰不於耕而求穫之利則又須增數字方通嘗謂此爻乃自始至終都不營爲而偶然

有得之意。耕穫菑畬舉事之始終而言也。當无妄之世。事蓋有如此者。若以義言。則聖人之无爲而治。學者之不要人爵而人爵從之。皆是也。大抵此爻所謂无妄之福。而六三則所謂无妄之禍也○潛室陳氏曰。伊川大意只謂不爲穫而耕。不爲畬而菑。凡有所爲而爲者。皆計利之私心。即妄也。但經文中不如此下語。故易傳中頗費言語。始謂不耕而穫。不菑而畬。謂不首造其事。則似以耕菑爲私意。中謂耕則必有穫。菑則必有畬。非心造意作。則以耕穫菑畬爲非私意。終謂既耕則必有穫。既菑則必成畬。非必以穫畬之富而爲。則又似以穫畬爲私意。三說不免自相牴牾。所以本義但據經文直說。謂无耕穫菑畬之私心。蓋農夫治田。都无計利之私心。當无妄之時。皆不可有此意想。如農夫之耕穫。則於經文甚直。无繚繞之礙。又曰。不首造者。謂作事之始。不可萌計較課功意。乃明道不計功之說也

本義 柔順中正。因時順理而无私意期望之心。故有不耕穫不菑畬之象。言其无所爲於前。无所冀於後也。占

者如是。則利有所往矣朱子曰。六二在无妄之時。居中得正。故吉。其曰不耕穫不菑畬。是四事都不做。蓋自有一樣時節。都不須得作爲。事事都不動作。亦自利有攸往。看來无妄合是无望之義。如无妄之災。无妄之疾。都是沒巴鼻恁地。伊川作三意說不耕而穫。耕而不穫。耕而不必穫。看來只是見成領會他。○西溪李氏曰。无妄。誠也。實理也。有一毫求得於外之心。便害无妄之體。耕穫菑畬。求得於外也。必无耕穫菑畬之心。然後可以有所往。二以陰居陰。雖得中。然未實也。中未實則必外求。因有此戒。○盧陵龍氏曰。耕穫菑畬而得穀。此常理也。然天命偶然。亦有不用力而穫者。无妄之福也。若有如此福利。自然至前。則宜有所往矣。則字喚得分明。然利往與否。又在占者審擇。此未定之占。○雲峯胡氏曰。耕穫者。種而斂之也。菑畬者。墾而熟之也。諸家以爲不耕而穫。不菑而畬。是從外添一而字。惟本義以爲一歲之農。始於耕。終於穫。三歲之田。始於菑。終於畬。不耕穫不菑畬。六二柔順中正。終始无所作爲之象。而必曰因時順理者。理本自然。无所作爲。亦有時可如此不順作爲者。六二柔順之至。因其時順其理。自始至終。絕无計功謀利之心。无所望而有得焉者

也。故其占曰利有攸往。或曰。利有攸往。則宜於有爲矣。而以爲无所作爲者何也。曰。惟其因時順理而不自作爲。此所以可有爲也

象曰。不耕穫未富也

傳 未者非必之辭。臨卦曰未順命是也。不耕而穫。不菑而畬。因其事之當然。旣耕則必有穫。旣菑則必成畬。非必以一无以字一无必字穫畬之富而爲也。其始耕菑乃設心在於求一无求字穫畬是以其富也。心有欲而爲者則妄也。本義 富如非富。天下之富。言非計其利而爲之也。雲峯胡氏曰。无妄。天也。計其利而爲之。則人而非天矣

六三。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

傳三以陰柔而不中正是爲妄者也又志應於上欲也亦妄也在无妄之道爲災害也人之妄動由有欲也妄動而得亦必有失雖使得其所利其動而妄失已大矣況復凶悔隨之乎知者見妄之得則知其失必與稱也故聖人因六三有妄之象而發明其理云无妄之災或繫之牛行人之得邑人之災言如三之爲妄乃无妄之災害也設如有得其失隨至如或繫之牛或謂設或也或繫得牛行人得之以爲有得邑人失牛乃是災也借使邑人繫得馬則行人失馬乃是災也言有得則有失不足以爲得也行人邑人但言有得則有失非以爲彼

已也。妄得之福。災亦隨之。妄得之得。失亦稱之。固不足以爲得也。人能知此。則不爲妄動矣。臨川吳氏曰。此假設其象以明之。如或繫一牛於此。乃邑人之牛也。偶脫所繫而爲行人所得。邑人有失牛之災。亦適然不幸爾。非已有以致之。是謂无妄之災。六三之遇此災。莫之致而至者也。○誠齋楊氏曰。我求而我得者。有妄之災。非我求而我得者。无妄之災

本義 卦之六爻。皆无妄者也。六三處不得正。故遇其占者无故而有災。如行人牽牛以去。而居者反遭詰捕之擾也。或問无妄之災。朱子曰。此卦六爻皆是无妄。但六三地頭不正。故有无妄之災。言无故而有災也。如行人牽牛已去。而居人反遭捕詰之擾。此正无妄之災之象。○習靜劉氏曰。六三才柔而位不當。所謂匪正者也。故有災。然出於意料之外。故日无妄之災。○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三之時則无妄而有災者也。六二得

位而有无妄之福。時也。六三失位而有无妄之禍。亦時也。行人牽牛以去。而居人反受詰捕之擾。其災出於意料之外。雜卦曰。无妄災也。其此之謂乎○雙湖胡氏曰。三固是无妄之災。然亦其不正之所致。使九三得正。寧有是乎

象曰。行人得牛。邑人災也

傳 行人得牛。乃邑人之災也。有得則有失。何足以爲得乎

臨川吳氏曰。其得者。无妄之福。其災者。无妄之災。以无妄之人。居无妄之時。災福皆非以妄而致也

九四。可貞。无咎

傳 四剛陽而居乾體。復无應與。无妄者也。剛而无私。豈有妄乎。可貞固守此。自无咎也。九居陰。得爲正貞一作乎。曰。以陽居乾體。若復處剛。則爲一无爲字過矣。過則妄也。居

四。无尚剛之志也。可貞與利貞不同。可貞。謂其所處可貞固守之。利貞。謂利於貞也。【本義】陽剛乾體。下无應與。可固守而无咎。不可以有為之占也。進齋徐氏曰。九四得乾體之剛。下无係應。无妄者也。但可貞與利貞不同。利貞。謂利於貞也。可者。僅可之辭。謂以九居四。剛而不中。僅可堅守其剛貞而勿動爾。妄動則有咎也。○雙湖胡氏曰。四處不中正。故戒之以可貞則无咎。不正則有咎也。可之云者。有悔之之意。○雲峯胡氏曰。貞。正而固也。曰利貞。則訓正字而兼固字之義。曰不可貞。則專訓固字而无正字之義。不可不辨。九四陽剛健體。下无應與。僅可貞固守之而其占不可有為。不如初之吉。亦不至如上之凶。僅得无咎而已。

象曰。可貞无咎。固有之也。

【傳】貞固守之。則无咎也。【本義】有。猶守也。

九五无妄之疾勿藥有喜

傳九以中正當尊位下復以中正順應之可謂无妄之至者也其道无以加矣疾爲之病者也以九五之无妄如其有疾勿以藥治則有喜也人之有疾則以藥石攻去其邪以養其正若氣體平和本无疾病而攻治之則反害其正矣故勿藥則有喜也有喜謂疾自亡也无妄之所謂疾者謂若治之而不治率之而不從化之而不革以妄而爲无妄之疾舜之有苗周公之管蔡孔子之叔孫武叔是也既已无妄而有疾之者則當自如无妄之疾不足患也若遂自攻治乃是渝其无妄而遷於妄

也。五既處无妄之極。故唯戒在動。動則妄矣。本義乾剛中正以居尊位。而下應亦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勿藥而自愈矣。故其象占如此。

或問九五陽剛中正以居尊位。无妄之至。何爲而有疾。朱子曰。此是不期而有此。但聽其自爾。久則自定。所以勿藥有喜而无疾也。大抵无妄一卦。固是无妄。但亦有无故非意之事。故聖人因象以示戒。○白雲郭氏曰。易以乘剛爲疾。如豫六五。自取之也。非无妄也。九五以剛乘剛。居中得正。非自取之道。故爲无妄之疾也。人之有疾。以藥石攻其邪。然以治豫之貞疾則可。治无妄之疾則不可也。○雲峯胡氏曰。豫六五以柔乘剛。貞疾固宜。无妄九五剛健中正。下應柔順中正。无妄之至也。如是而有疾。文王羑里之囚。周公流言之變也。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公孫碩膚。德音不瑕。文王周公之疾。不藥而自愈矣

象曰。无妄之藥。不可試也

傳 人之有妄。理必修改。既无妄矣。復藥以治之。是反爲妄也。其可用乎。故云不可試也。試。暫用也。猶曰少嘗之也 本義 既已无妄而復藥之。則反爲妄而生疾矣。試。謂少嘗之也 中溪張氏曰。无妄而疾。又无妄而藥。則反爲妄而起其疾矣。此无妄之藥所以不可試也。孔子曰。某未達。不敢嘗。聖人不試无妄之藥如此

上九。无妄行。有眚。无攸利

傳 上九居卦之終。无妄之極者也。極而復行。過於理也。過於理則妄也。一作矣 故上九而行。則有過眚而无所利矣 本義 上九。非有妄也。但以其窮極而不可行耳。故其象占如此 西溪李氏曰。處卦之終。其位不正。所謂匪正有眚也。○中溪張氏曰。上九居乾之終。則純

乎天矣。苟復動而妄行。則失於亢。故有過眚而无所利。卦辭所謂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即指此也。漢武漢比之征。唐皇雲南之師。此爻之謂矣

象曰。无妄之行。窮之災也

傳 无妄既極而復加進。乃為妄矣。是窮極而為災害也

雲峯胡氏曰。六爻皆无妄也。特初九得位而為震動之主。時之方來。故无妄往吉。上九失位而居乾體之極。時已去矣。故其行雖无妄。有眚无攸利。是故善學易者在識時。初曰吉。二曰利。時也。三曰災。五曰疾。上曰眚。非有妄以致之也。亦時也。初與二皆可往。時當動而動也。四可貞。五勿藥。上行有眚。時當靜而靜也○楊氏文煥曰。无妄動以天也。拂天而動則妄矣。下三爻震體。初往吉。二利往。三行人之得。利於動也。在下當動。動則應天。上三爻乾體。四可貞。五勿藥。戒在動也。動則拂天。上行有眚。已之天也。動將何之。故當動而不動。與不當動而動。皆妄也夫

☶☰ 乾下艮上

傳 大畜序卦。有无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无妄則爲有實。故可畜聚。大畜所以次无妄也。爲卦艮上乾下。天而在於山中。所畜至大之象。畜爲畜止。又爲畜聚。止則聚矣。一有又字 取天在山中之象則爲蘊畜。取艮之止乾則爲畜止。止而後有積。故止爲畜義。朱子曰。小畜以巽之柔順而畜三陽。畜他不住。大畜則以艮畜乾。畜得有力。所以喚作大畜○趙氏曰。乾健上進。爲艮所止。故有畜義。艮。陽卦也。陽爲大。故曰大畜。大小畜所畜皆乾。所別者艮巽耳。是故以大畜大。謂之大畜○隆山李氏曰。以陰畜陽所畜之力小。故謂之小畜。以陽畜陽。所畜之力大。故謂之大畜

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

傳 莫大於天而在山中。艮在上而止乾於下。皆蘊畜至大之象也。在人爲學術道德充積於內。乃所畜之大也。凡所畜聚皆是專言其大者。人之蘊畜宜得正道。故云利貞。若夫異端偏學。所畜至多。而不正者固有矣。既道德充積於內宜在上位以享天祿。施爲於天下。則不獨於一无於字一身之吉。天下之吉也。若窮處而自食於家。道之否也。故不家食則吉。所畜既大。宜施之於時。濟天下之艱險。乃大畜之用也。故利涉大川。此只據大畜之義而言。彖更以卦之才德而言。諸爻則惟有止畜之義。蓋易體道隨宜取明且近者白雲郭氏曰。賢不家食。祿之也。古之人不仕无祿。則耕而

食之於家也。仕而祿足以代耕。則不耕矣。非家食也○
建安丘氏曰。大畜利貞。言所畜者大而利於貞正也。不
家食吉。言賢者當與之共天位。享天祿。食於朝而不食
於家。則吉也。然有所畜者必有所用。有所養者必有所
施。賢人又當出而濟天下之艱險以究大畜
之才。故曰利涉大川。利涉者乾健於行也

本義 大。陽也。以艮畜乾。又畜之大者也。又以內乾剛健
外艮篤實輝光。是以能日新其德而為畜之大也。以卦
變言。此卦自需而來。九自五而上。以卦體言。六五尊而
尚之。以卦德言。又能止健。皆非大正不能。故其占為利
貞。而不家食吉也。又六五下應於乾。為應乎天。故其占
又為利涉大川也。不家食。謂食祿於朝。不食於家也。朱子
曰。大畜利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者為
利貞。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剛上尚賢等處。乃

孔子發明。各有所主。爻彖亦然○雲峯胡氏曰。大畜大壯皆四陽卦。故皆謂之大。其占皆曰利貞者。大壯而不貞其壯也剛而无禮。大畜而不貞其畜也傅而寡要。不家食是賢者不畜于家而畜於朝。涉大川。又似有畜極而通之意。要之兩利字。二吉字。占辭自分而爲三。不必泥而一之也

彖曰。大畜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傳 以卦之才德而言也。乾體剛健。艮體篤實。人之才剛健篤實則所畜能大。充實而有輝光。畜之不已。則其德日新也

本義 以卦德釋卦名義 朱子曰。篤實便有輝光。艮止便能篤實○雲峯胡氏曰。諸卦艮德只一止字。此則有篤實輝光四字。蓋大畜之所重者在艮上一爻。卦名畜字已具艮止之義。此曰篤實。艮一陽之所以能畜也。曰輝光。陽能畜諸中而見諸外也○東谷鄭氏曰畜有三義。以畜養言之。畜賢也。以畜止言之。畜健也。以蘊畜言之。畜德也。養賢以及萬民。此畜養之大者。乾天下之至健。而四五能畜之。

此畜止之大者。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其德。
此藴畜之大者。故彖傳兼此三者言之

剛上而尚賢能止健大正也

傳 剛上。陽居上也。陽剛居尊位之上。爲尚賢之義。止居健上。爲能止健之義。止乎健者。非大正則安能。以剛陽在上。與尊尚賢德。能止至健。皆大正之道也 本義 以卦變卦體釋卦辭 朱子曰。能止健。都不說健而止。見得是中溪張氏曰。止健。以二德言。不曰健而止而曰能止健者。蓋乾之爲物也最健。而處於艮之下。甘受其畜止而不辭。以剛畜剛。乃大者之正也。故曰大正。此釋利貞之義。○臨川吴氏曰。二柔尊尚一剛於已之上。其能止健者。一剛之大正也。而非二柔之小者爲之。不以止健之功歸之於陰小。蓋聖人之微意

不家食吉養賢也

本義 亦取尚賢之象

利涉大川。應乎天也

傳 大畜之人所宜施其所畜以濟天下故不食於家則吉。謂居天位享天祿也。國家養賢賢者得行其道也。利涉大川。謂大有蘊畜之人宜濟天下之艱險也。彖更發明卦才云所以能涉大川者。以應乎天也。六五。君也。下應乾之中爻乃大畜之君應乾而行也。所行能應乎天。无艱險之不可濟。況其他乎 本義 亦以卦體而言 臨川吴氏曰。涉險。非乾健之力不能。六五下應乎乾。故能涉大川也○雲峯胡氏曰。卦有乾體者多曰利涉大川。健故也

彖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識如

字又音志行下孟反

傳天爲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蘊畜。人之蘊畜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畜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本義天在山中。不必實有是事。但以其象言之耳

雙湖胡氏曰。天包地外。地外有天。山雖在地上。然地下之天。即山中有天也。中字只作下字解。如地中有山。雷在地中。以卦體言。只是下義○鶴山魏氏曰。天在山中。譬則心之體也。聞一言焉。見一行焉。審問而謹思。明辯而篤行。即所以畜其心之德。蓋畜故乃所以養新。而新非自外至也。昭昭之多。止於所不見。是以愈畜而愈大○建安丘氏曰。風以氣畜。氣息則散。故風行天上爲小畜。山以形畜。形畜則固。故天在山中爲大畜。大畜言畜德。小畜言懿文德。畜德雖同。而文德則德之小者也。

初九。有厲。利已。已夷止反

傳 大畜艮止畜乾也。故乾三爻皆取被止止一作之為義。艮三爻皆取止之為義。初以陽剛又健體而居下。必上進者也。六四在上畜止於已。安能敵在上得位之勢。若犯之而進。則有危厲。故利在已而不進也。在他卦則四與初為正應。相援者也。在大畜則相應乃為相止畜。上與三皆陽則為合志。蓋陽皆上進之物。故有同志之象而无相止之義

本義 乾之三陽為艮所止。故內外之卦各取其義。初九為六四所止。故其占往則有危。而利於止也

中溪張氏曰。初九乾體。志於上進。六四下與之應而畜止之。四雖柔而止體。當畜之時。剛不能進。初若情

其陽剛方銳之勢而欲遽往則爲所畜制而有厲矣故曰有厲利已子夏傳曰居而俟命則利往而違上則厲○雲峯胡氏曰他卦取陰陽相應此取相畜內卦受畜以自止爲義外卦能畜以止之爲義獨三與上居內外卦之極畜極而通不取止義

象曰有厲利已不犯災也

傳 有危則宜已不可犯災危而行也不度其勢而進有災必矣中溪張氏曰厲災也惟已故不犯

九二輿說輹說吐活反輹音服又音福

傳 二爲六五所畜止勢不可進也五據在上之勢豈可犯也二雖剛健之體然其處得中道故進止无失雖志於進度其勢之不可則止而不行如車輿脫去一有其字輪

輹謂不行也【本義】九二亦為六五所畜。以其處中故能自止而不進有此象也 雲峯胡氏曰。初剛居剛。性欲上進。曰利已者。勉其止也。二剛中。自能止而不行。可謂知時者矣○漢上朱氏曰。初剛正也。二。剛中也。四五。柔也。柔能畜剛。剛知其不可遽犯而安之。時也。夫氣雄九軍者。或屈於賓贊之儀。才力蓋世者。或聽於委裘之命。故曰大畜。時也○童溪王氏曰。小畜之九三見畜於六四。而曰輿說輻。四說其輻也。大畜之九二受畜於六五。亦曰輿說輹。是自說其輹也。夫說人之輻與自說其輹。語其勢之逆順。蓋有間矣。何者。九三剛過。而九二則剛得中故也。剛而得中。則進止无失。故象釋之曰中无尤也○蘭氏廷瑞曰。小畜以一陰而畜五陽。而六四為小畜之主。近畜九三。以小畜大。以陰畜陽。又非正應。所以九三不受畜而有夫妻反目之象。大畜則艮能止三陽之健。九二在下卦之中而上受六五大君所畜。以君畜臣。以上畜下。二五皆中。又其正應。居中相應。何尤之有。所以不同也

象曰。輿說輹中无尤也

傳 輿說輹而不行者蓋其處得中道動不失宜故无過尤也善莫善於剛中柔中者不至於過柔耳剛中中而才也初九處不得中故戒以有危宜已二得中進止自无過差故但言輿說輹謂其能不行也不行則无尤矣初與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與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息齋余氏曰小畜待陰迫之而後說輻故反目大畜才及中而自說其輹此有知幾之吉彼有來迫之嫌故无尤

九三良馬逐利艱貞曰閑輿衛利有攸往曰讀為日

傳 三剛健之極而上九之陽亦上進之物又處畜之極而思變也與三乃不相畜而志同相應以進者也三以

剛健之才而在上者與合志而進其進如良馬之馳逐言其速也雖其進之勢（一作志）速不可恃其才之健與上之應而忘備與慎也故宜艱難其事而由貞正之道輿者用行之物衛者所以自防當自（一无自字）日常閑習其車輿與其防衛則利有攸往矣三乾體而居正能貞者也當有銳進故戒以知難與不失其貞（一作正）也志既銳於進雖剛明有時而失不得不誠也

三以陽居健極上以陽居畜極極而通之時也又皆陽爻故不相畜而俱進有良馬逐之象焉然過剛銳進故其占必戒以艱貞閑習乃利於有往也曰當爲日月之日（朱子曰九三一爻不

爲所畜。而欲進與上九合志同進。俱爲畜極而通之時。故有良馬逐何天之衢亨之象。但上九已通達无礙。只是滔滔去。三過剛銳進。故戒以艱貞閑習。蓋初二兩爻皆爲所畜。獨九三一爻自進耳。問九六爲正應。皆陰皆陽則爲无應。獨畜卦不爾何也。曰。陽遇陰則爲陰所畜。九三與上九皆陽。皆欲上進。故但以同類相求也。小畜亦然。○雲峯胡氏曰。閑。習也。日閑。猶言時習。閑輿衛。又因二之輿三之馬取象。輿者乘内之二陽。衛者。防外之一陰。良馬逐者。上一陽與已同志。三逐上以上而下二陽又逐三以進之象也。初利已戒其進也。二說輹喜其不進也。三可進矣。而猶戒之艱難貞固日閑習輿衛之事者。懼其可進而銳於進也。二之輿既說輹而不進。三復閑輿衛而不輕進。至是則初之利已者。三可利往矣○平庵項氏曰。衛古書之稱。皆武衛也。考工記。周人上輿。車有六等之數。戈也。人也。殳也。戟也。矛也。軫也。皆衛名。○節齋蔡氏曰。凡剛進而上。遇柔則利。遇剛則不利。如大壯之四曰藩決不羸。大畜之三曰良馬逐。皆前遇乎柔也。大壯之初曰征凶。三曰羝羊觸藩羸其角。大畜之初曰有厲利已。皆前遇乎剛也。

象曰利有攸往上合志也

傳 所以利有攸往者以與在上者合志也上九陽性上進且畜已極故不下畜三而與（一有三字）合志上進也

六四童牛之牿元吉（牿古毒反）

傳 以位而言則四下應於初畜初者也初居最下陽之微者微而畜之則易制猶童牛而加牿大善而吉也槩論畜道則四艮體居上位而得正是以正德居大臣之位當畜之任者也大臣之任上畜止人君之邪心下畜止天下之惡人（一无人字）人之惡止於初則易既盛而後禁則扞格而難勝故上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救之不能免

遠拂。下之惡既甚。則雖聖人治之不能免刑戮。莫若止之於初。如童牛而加牿。則元吉也。牛之性。觝觸以角。故牿以制之。若童犢始角而加之以牿。使觝觸之性不發。則易而无傷。以況六四能畜止上下之惡於未發之前。則大善之吉也程子曰。教人之術。若童牛之牿。當其未能觸時。已先制之。其次則豶豕之牙。豕之有牙。既已難制。以百方制之。終不能使之改。惟豶其勢。則自調伏。雖有牙亦不能為害。如有不率教之人。却須置其櫝楚。别以道格其心。則不須櫝楚。將自化矣○藍田呂氏曰。六四六五。皆以柔畜剛。止健者也。牛之剛健在角。豕之剛健在牙○厚齋馮氏曰。小畜之畜乾者。六四也。九居五。為之助者也。大畜之畜陽者。六四六五也。九居上。為之助者也。夫外无陽爻。則坤順而不能畜。内无陰爻。則同類而不相畜。然則成大畜之義者在艮之上九。而能畜乾之陽者在艮之六四六五也○建安丘氏曰。或謂小畜大畜皆以六四下畜乾初。在小畜有

復自道之吉。在大畜有有厲利已之戒。何也。曰。小畜以巽畜乾。巽陰卦也。而四又柔爻。故未能畜初。大畜以艮畜乾。艮陽卦也。四雖柔爻而實艮體。故初爲所畜而不能進。二爻雖同爲柔。而巽艮畜乾之義異矣

〔本義〕童者未角之稱。牿施橫木於牛角以防其觸。詩所謂楅衡者也。止之於未角之時。爲力則易。大善之吉也。故其象占如此。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正此意也。朱子詩傳曰。楅衡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凡祭。飾其牛牲。設其楅衡。學記禁於未發之謂豫。注云。豫者。先事之謂。○雲峯胡氏曰。祭天地之牛。角繭栗。童則猶未有角。其天全矣。此時牿之。禁於未發者也。用力甚易。故其占大善而吉

象曰。六四元吉。有喜也

〔傳〕天下之惡已盛而止之。則上勞於禁制。而下傷於刑

誅。故畜止於微小之前。則大善而吉。不勞而无傷。故可喜也。四之畜初是也。上畜亦然

六五。豶豕之牙。吉。豶符云反

傳 六五居君位。止畜天下之邪惡。夫以億兆之衆。發其邪欲之心。人君欲力以制之。雖密法嚴刑。不能勝也。夫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一无視字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而牙為猛利。若强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其躁猛。雖縶之維之。不能使之變也。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其用如此。所以吉也。

君子發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絕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飢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一作耕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故止惡之道。在知其本。得其要而已。不嚴刑於彼而修政於此。是猶患豕牙之利。不制其牙而豶其勢也程子曰。豶豕之牙。豕牙最能嚙害人。只制其牙。如何制得。今人爲惡。却只就他惡禁之。便无由禁止。此見聖人機會處○進齋徐氏曰。牡豕曰豭。攻其特而去之曰豶。所以去其勢也。豕之害物在牙。人不能去其牙之猛利。惟去其勢以絕其剛躁之性。則牙雖存。亦不能害物矣。豕牙二也。豶

之者。五也。二陽已壯則難制。五得其要領而能制也。制於已壯之後。猶欲去豕牙之害而豶之。此用柔畜剛之道也

〔本義〕陽已進而止之。不若初之易矣。然以柔居中而當尊位。是以得其機會而可制。故其象如此。占雖吉而不言元也 朱子曰。大畜下三爻。取其能自畜而不進。上三爻。取其能畜彼而不使進。然四能止之於初。故爲力易。五則陽已進而止之則難。但以柔居尊。得其機會可制。故亦吉。但不能如四之元吉耳○雲峯胡氏曰。初之陽未進而止之。用力猶易。二陽已進。則亦難矣。六五柔中居尊。故得其機會而可制。如豶豕然。然已不如初之易。故曰吉。而不如初之元吉也。或曰。牛與豕皆陰物。而以象陽者何也。曰。牛之剛在角。豕之剛在牙。四五下畜二剛。蓋取牿牛防其角。豶豕防其牙之象也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傳 在上者不知止惡之方嚴刑以敵民欲則其傷甚而无功若知其本制之有道則不勞无傷而俗革矣天下之福慶也

上九何天之衢亨

傳 予聞之胡先生曰天之衢亨誤加何字事極則反理之常也故畜極而亨小畜畜之小故極而成大畜畜之大故極而散極既當變又陽性上行故遂散也天衢天路也謂虛空之中雲氣飛鳥往來故謂之天衢天衢之亨謂其亨通曠闊无有蔽阻也在畜道則變矣變而亨非畜道之亨也 本義 何天之衢言何其通達之甚也畜

極而通豁達无礙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何天之衢亨或如伊川說衍一何字亦不可知○陳氏皐曰陽久被抑今而亨通故曰何訝之也實喜之也○雙湖胡氏曰艮為徑路衢亦路也在上故為天衢○厚齋馮氏曰五天位也上位乎天之上乾三陽上達于此之路故曰天衢○雲峯胡氏曰隨畜隨發不足為大畜惟畜之極而通豁達无礙如天衢然何之一字讚之之辭也蓋曰是何通達之甚如此也此不徒為仕者之占大學章句所謂用力之久一旦豁然貫通者亦是此意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者以之可也

象曰何天之衢道大行也

傳何以謂之天衢以其无止礙道路大通行也以天衢非常語故象特設問曰何謂天之衢以道路大通行取空豁之狀也以象有何字故爻下亦誤加之開封耿氏曰下體受

畜者也。上體畜下者也。受畜者至於九三。則良馬逐矣。无復如初二也。畜下者至於上九。則天衢亨矣。无復如四五也。○白雲郭氏曰。觀童牛之牿。則知有厲利已矣。觀豶豕之牙。則知輿說輹矣。觀良馬逐。則知何天之衢亨矣。蓋乾健為艮所止。是以三爻各相類。○建安丘氏曰。大畜六爻。上三爻艮。為畜者也。下三爻乾。受畜者也。初與四應。受四之畜者。故初言有厲利已。四言童牛之牿。二與五應。受五之畜者。故二言輿說輹。而五言豶豕之牙。此四爻皆已成畜者也。至三與上應。始與上合志而同進。故三言良馬逐。而上言天衢亨也。畜而至此。畜道散矣

䷚ 震下艮上

傳 頤序卦物畜然後可養。故受之以頤。夫物既畜聚。則必有以養之。无養則不能存息。頤所以次大畜也。卦上艮下震。上下二陽爻中含四陰。上止而下動。外實而中

虛人頤頷之象也頤養也人口所以飲食養人之身故名爲頤聖人設卦推養之義大至於天地養育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與人之養生養形養德養人皆頤養之道也動息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

頤貞吉觀頤自求口實

傳 頤之道以正則吉也人之養身養德養人養於人皆以正道則吉也天地造化養育萬物各得其宜者亦正而已矣觀頤自求口實觀人之所頤與其自求口實之道則善惡吉凶可見矣 平庵項氏曰頤貞吉總言一卦之義觀頤自求口實乃觀頤之

道○中溪張氏曰。觀頤者。觀其所養之道於人也。主上下二陽言。陽爲實。唯實故能養人。自求口實者。觀其自養之道於己也。主中四陰而言。陰爲虛。唯虛故求口實。陽實則能養陰。陰虛則受養於陽。頤養之道當以靜爲本。靜則知止而不妄求。所以得貞而吉。一累於動。專爲口體之奉則失所養之正而凶矣

本義 頤。口旁也。口食物以自養。故爲養義。爲卦上下二陽內含四陰。外實內虛。上止下動。爲頤之象。養之義也。貞吉者。占者得正則吉。觀頤。謂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謂觀其所以養身之術。皆得正則吉也 朱子曰。頤須是正則吉。何以觀其正不正。蓋觀頤。是觀其養德是正不正。自求口實。是又觀其養身是正不正。未說到養人處○問觀其所養之道。觀其所以養身之術。曰。所養之道。如學聖賢之道則爲正。黃老申商則爲非。凡見於修身行義皆是也。所養之術。則飲食起居是也○建安丘氏曰。頤。頷也。養也。輔。上九之象。車。初九之象。中四陰。衆齒之象。上覆

下承。衆齒森然。全頤之象見矣○隆山李氏曰。頤中有物曰噬嗑。頤中有物。則害其所以爲養。故不取頤、養之義。而頤中之虚元未有物。則以貞吉告之。方其未受外物之間。要當擇其所養。故正則吉。不正則不吉也

彖曰。頤貞吉。養正則吉也。觀頤。觀其所養也。自求口實。觀其自養也

傳 貞吉。所養者正則吉也。所養。謂所養之人與養之之道。自求口實。謂其自求養身之道。皆以正則吉也 臨川吴氏曰。所養養人。自養養己○平庵項氏曰。觀其所養。指上九言。觀其自養。指初九言。初上二陽。上下兩卦之主爻也。非夫子贊辭明白。則後儒必不分作養己養人兩條也○雲峯胡氏曰。槩潤董氏嘗問朱子曰。本義謂觀頤以觀其所養之道。自求口實觀其所以養身之術。與程傳觀頤爲所以養人之道。自求口實謂所以自養之道如何。朱子沉吟良久曰。程傳似勝。蓋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先人而後己者。君子觀頤之象

自上而下。於上體則觀其所以養人者。於下體則求其所以自養者。要在皆得正則吉爾

本義 釋卦辭 朱子曰。觀其所養。亦只是說君子之所養養浩然之氣模樣。自養。則如爵祿下至飲食之類。是說自求口實。又曰。這兩句是解養正則吉。所養之道與養生之術。正則吉。不正則不吉○隆山李氏曰。古之觀人。每每觀其所養。而所養之大小。則必以其所自養者觀之。夫重道義之養而畧口體。此養之大者也。急口體之養而輕道義。此養之小者也。養其大體則爲大人。養其小體則爲小人。天之賦予初无小大之別。而人之所養各殊。則其所成就者亦異○開封耿氏曰。不觀其養心之大。而觀其自求口實何也。人之所以忘其大體者。以從事於口體之養也。口體之養求不失義。則養其大體可知矣。是以觀其自求口實。足以知其自養矣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頤之時大矣哉

傳 聖人極言頤之道而贊其大。天地之道則養育萬物。

養育萬物之道正而已矣聖人則養賢才與之共天位使之食天祿俾施澤於天下養賢以及萬民也養賢所以養萬民也夫天地之中品物之衆非養則不生聖人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養天下至於鳥獸草木皆有養之之政其道配天地故夫子推頤之道贊天地與聖人之功曰頤之時大矣哉或云義或云用或止云時以其大者也萬物之生與養時為大故云時

極言養道而贊之

龜山楊氏曰頤之義養也而以貞正為道天地養萬物失其正則陰陽繆戾而物不遂其生矣聖人養賢不以正則賢者不安其位而民不被其澤矣夫天地之養物聖人之養賢與人之自養各當其可然後得其正得其正而後吉則頤之時豈不大矣哉

象曰山下有雷頤君子以慎言語節飲食

傳以二體言之山下有雷雷震於山下山之生物皆動其根荄發其萌芽爲養之象以上下之義言之艮止而震動上止下動頤頷之象（一有也字）以卦形言之上下二陽中含（一无含字）四陰外實中虛頤口之象口所以養身也故君子觀其象以養其身慎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不唯就口取養（一无養字）義事之至近而所係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在身爲言語於天下則凡命令政教出於身者皆是慎之則必當而无失在身爲飲食於天下則凡貨資財用養於人者皆是節之則適宜而无

傳推養之道。則一有字養德養天下莫不然也

本義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朱子曰。諺云。禍從口出。病從口入。甚好。此語前輩曾用以解頤之象慎言語節飲食。○中溪張氏曰。慎言語。所以養其德也。出而動者爲言語。不慎則妄出而招禍。節飲食。所以養其體也。入而動者爲飲食。不節則妄入而致疾。皆取止其動爲義○西山眞氏曰。頤之爲義。在天地則養萬物。在聖人則養賢以及萬民。功用至博大也。而象獨以言語飲食爲言何哉。蓋己得其養。然後可推以及人。未有不先成吾身而能達之天下者也。白圭有詩。南容復之。金人有銘。孔門識之。可不謹乎。三爵之過。猶爲非禮。萬錢之奉。適以賈禍。可不節乎。曰謹曰節云者。皆養之之功也。○誠齋楊氏曰。愼言非默。當其可則諫死不羨。括囊節食非矯。當其可。則采薇不羨林肉

初九。舍爾靈龜。觀我朶頤。凶。舍音捨

傳蒙之初六。蒙者也。爻乃主發蒙而言。頤之初九亦假

外而言。爾謂初也。舍爾之靈龜乃觀我而朶頤。我對爾而設。初之所以朶頤者四也。然非四謂之也。假設之辭爾。九陽體剛明。其才智足以養正者也。龜能咽息不食。靈龜喻其明智而可以不求養於外也。才雖如是。然以陽居動體。而在頤之時。求頤人所欲也。上應於四。不能自守。志在上行。說所欲而朶頤者也。心既動則其自失必矣。迷欲而失己。以陽而從陰。則何所不至。是以凶也。朶頤。爲朶動其頤頷。人見食而欲之。則動頤垂涎。故以爲象。本義 靈龜不食之物。朶。垂也。朶頤。欲食之貌。初九陽剛在下。足以不食。乃上應六四之陰而動於欲。凶之

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凡卦中說龜底。不是正得箇離卦。必是伏箇離卦。如觀我朶頤。卦雖无離卦。却是伏得這卦。○進齋徐氏曰。以頤二體合而觀之。似乎離體之中虛。離爲龜。惟虛故靈。故曰靈龜。龜能咽息不食。以氣自養。可以不求養於外者也。爾者。初也。我者。四也。舍爾觀我。若四語初之辭也。靈龜以靜而爲養。朶頤以動而爲養。朶。動也。初九居震體之下。亦足以爲自養之賢。而不必求養於人。今乃舍爾靈龜而朶頤於我。失其靜養之道而溺於動養之欲。雖與四爲正應。不能自守。乃仰觀六四而朶頤。是陽說乎陰而動。念垂涎矣。孔子曰。棖也慾。焉得剛。苟誠剛也。則豈屈於欲哉。○雲峯胡氏曰。觀三五皆曰觀我。各指本爻而言。此曰觀我。獨指外爻而言何也。蓋如靈龜。可貴也。自不知貴。故爾之。在此者爲爾。則在彼者反爲主而以我稱矣。中孚九二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此爲我。則彼爲爾。爾我二字。理欲內外之分如此。其嚴矣哉

象曰。觀我朶頤。亦不足貴也。

傳 九動體。朶頤。謂其說陰而志動。既爲欲所動。則雖有

剛健明智之才。終必自失。故其才亦不足貴也。人之貴乎剛者。爲其能立而不屈於欲也。貴乎明者。爲其能照而不失於正也。既惑所欲而失其正。何剛明之有。爲可賤也。中溪張氏曰。初九陽本可貴。而累於動體。縱慾而動。則飲食之人。人皆賤之。烏得而不凶。此樂正子之徒餔啜所以見斥於孟子也。○平菴項氏曰。亦不足貴者。亦其本貴也

六二。顛頤。拂經。于丘頤。征凶

傳 女不能自處。必從男。陰不能獨立。必從陽。二陰柔不能自養。待養於人者也。天子養天下。諸侯養一國。臣食君上之祿。民賴司牧之養。皆以上養下。理之正也。二既不能自養。必求養於剛陽。若反下求於初。則爲顛倒。故

云顛頤顛則拂違經常不可行也若求養於丘則往必有凶丘在外而高之物謂上九也卦止二陽既不可顛頤于初若求頤于上九往則有凶在頤之時相應則相養者也上非其應而往求養非道妄動是以凶也顛頤則拂經不獲其養爾妄求於上往則得凶也今有人才不足以自養見在上者勢力足以養人非其族類妄往求之取辱得凶必矣六二中正在他卦多吉而凶何也曰時然也陰柔既不足以自養初上二爻皆非其與故往求則悖理而得凶也

本義求養於初則顛倒而違於常理求養於上則往而得凶丘土之高者上之象也

雲峯

胡氏曰。初上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也。二在初之上。反受養於初。則爲顚頤。又違五正應。則爲拂經。若往而求養於上。必有凶。六二在他卦爲柔順中正。在頤則爲動於口體。初動於六四。二則下爲初九所動。上爲上九所動。兩有所從。一无所利。艮爲山。上九在外而高。有丘象○雙湖胡氏曰。二之顚頤與四同。拂經與五同。而吉凶異者。頤養之道。以安靜爲无失。二動體。故顚拂而凶。四五靜體。故雖顚拂亦吉。震三爻凶。艮三爻吉。可見矣

象曰。六二征凶。行失類也

傳 征而從上則凶者。非其類故也。往求而失其類。得凶宜矣。行。往也 本義 初上皆非其類也 雲峯胡氏曰。初上二陽皆非其應。故曰失類

六三。拂頤。貞凶。十年勿用。无攸利

傳 頤之道。唯正則吉。三以陰柔之質而處（一有又字）不中正。

又在動之極是柔邪不正而動者也其養如此拂違於頤之正道是以凶也得頤之正則所養皆吉求養養人則合於義自養則成其德三乃拂違正道故戒以十年勿用十數之終謂終不可用无所往而利也

本義 陰柔不中正以處動極拂於頤矣既拂於頤雖正亦凶故其象占如此

雙湖胡氏曰六三不正而云貞凶者蓋謂拂頤之常理雖貞且凶況不正乎其凶必矣○雲峯胡氏曰諸家多以為拂頤之貞故凶本義謂既拂於頤雖正亦凶蓋謂之拂頤貞凶疑與拂經同意但曰拂頤則又不止拂經而已雖貞亦凶況不貞乎三陰柔不中正又居動極人皆求頤於上三獨拂之而隨下體之動是自拂於頤矣故不但曰凶且曰十年勿用无攸利下三爻皆動故凶三動之極故貞十數之終互坤象

象曰十年勿用道大悖也

傳 所以戒終不可用，以其所由之道大悖義理也。中溪張氏曰：悖，釋拂義。

六四：顛頤吉，虎視眈眈，其欲逐逐，无咎。

傳 四在人上，大臣之位，六以陰居之，陰柔不足以自養，況養天下乎。初九以剛陽居下，在下之賢也，與四爲應。四又柔順而正，是能順於初，賴初之養也。以上養下則爲順，今反求下之養，顛倒也，故曰顛頤。然己不勝其任，求在下之賢而順從之，以濟其事，則天下得其養而己无曠敗之咎，故爲吉也。夫居上位者，必有其一作才德威望，爲下民所尊畏，則事行而衆心服從。若或下易其上，

則政出而人違。刑施而怨起。輕於陵犯。亂之由也。六四雖能順從剛陽。不廢厥職。然質本陰柔。賴人以濟。人之所輕。故必養其威嚴。耽耽然如虎視。則能重其體貌。下不敢易。又從於人者。必有常。若間或无繼。則其政敗矣。其欲。謂所須用者。必逐逐相繼而不乏。則其事可濟。若取於人而无繼。則困窮矣。旣有威嚴。又所施不窮。故能无咎也。二顛頤則拂經。四則吉何也。曰。二在上而反求養於下。下非其應類。故爲拂經。四則居上位以貴下賤。使在下之賢由己以行其道。上下之志相應而施於民。何吉如之。自三以下。養口體者也。四以上養

一无在字　一有澤字

德義者也。以君而資養於臣。以上位而賴養於下。皆養德也【本義】柔居上而得正。所應又正。而賴其養以施於下。故雖顛而吉。虎視眈眈。下而專也。其欲逐逐。求而繼也。又能如是則无咎矣

朱子曰。頤六四一爻理會不得。雖是恁地解。畢竟曉不得。如何是施於下。又如何是虎。六五陰柔之才。但守正則吉。故不可以涉患難。問虎視眈眈。本義以爲下而專也。蓋賴其養以施於下。必有下專之誠。方能无咎。程傳作欲立威嚴。恐未必然。曰。頤卦難看。正謂此等。且虎視眈眈必有此象。但今未曉耳。董銖曰。音辯載馬氏云。眈眈。虎下視貌。則當爲下而專矣。曰然。又問其欲逐逐如何。曰。求養於下以養人。必當繼繼求之不厭乎數。然後可以養人而不窮。不然則所以養人者必无繼矣。以四而賴養於初。亦是顛倒。但是求養以養人。所以雖顛而吉 ○南軒張氏曰。虎視常垂首。按荀九家易艮有虎象 ○ 臨川吳氏曰。陰柔不能自養而求養在下之正應。如在上之人才有不足而求益於在下之賢以養其德者。夫求養

於外者莫如虎虎視常下四之於初其下賢求益之心必如虎之視下求食而後可其視下也專一而不它其欲食也繼續而不歇如是則於人不貳於己不自足乃得居上求下之道苟下賢之心不專則賢者不樂告以善矣求益之心不繼則未少有得而止矣○雲峯胡氏曰二與四柔順得正皆曰顚頤而吉凶不同何也卦有二陽衆陰所資以養者二下比初之陽又欲上求上之陽兩用其心故凶六四柔順唯知下應初剛上非其應也虎視眈眈下視初九之陽而專不以上之陽間之也其欲逐逐求於初之陽者不已也求養於下以養人求之既專又繼繼求之不厭乎數故其養人不窮非特吉且无咎矣

象曰顚頤之吉上施光也施始豉反

傳 顚倒求養而所以吉者蓋得剛陽之應以濟其事致己居上之德施光明被于天下吉孰大焉

六五拂經居貞吉不可涉大川

傳 六五頤之時居君位養天下者也然其陰柔之質才不足以養天下上有剛陽之賢故順從之賴其養己以濟天下君者養人者也反賴人之養是違拂於經常既以己之不足而順從於賢師傅上師傅之位也必居守貞固篤於委信則能輔翼其身澤及天下故吉也陰柔之質无貞剛之性故戒以能居貞則吉以陰柔之才雖倚賴剛賢能持循於平時不可處艱難變故之際故云不可涉大川也以成王之才不至甚柔弱也當管蔡之亂幾不保於周公況其下者乎故書曰王亦未敢誚公賴二公得終信故艱險難一作之際非剛明之主不可恃

也不得已而濟艱險者則有矣發此義者所以深戒於爲君也於上九則據爲臣致身盡忠之道言故不同也

六五陰柔不正居尊位而不能養人反頼上九之養故其象占如此

本義 朱子曰六五居貞吉猶洪範用靜吉用作凶所以不可涉大川六五不能養人反頼上九之養是已拂其常矣故守常則吉而涉險阻則不可也此卦下體三爻皆是自養上體三爻皆是養人不能自求所養而求人以養己則凶故下三爻皆凶求於人以養其下雖不免於顛拂畢竟皆好故上三爻皆吉○古爲徐氏曰上養下者常也五以君位无剛健之德不足以養天下方待上九之養亦拂其常者也於是獨不言頤而於上九言由頤其意微矣○瀘川毛氏曰六五君也養人者其事也養賢者其道也而爻則陰也二者胥失之是拂其常者也无事猶可以分相靡故曰居貞吉欲有所爲則難以濟矣故曰不可涉大川○雲峯胡氏曰二與四言顛頤者皆在初之上而反求養於初也五與二皆言拂經者二五相應經也今則

二拂五而求養於初。五拂二而求養於上也。五獨不言頤者。由豫在九四。故五獨不言豫。由頤在上九。故五獨不曰頤也。然彼貞疾而此居貞吉。彼在豫之時以柔乘剛。此在頤之時以柔承剛也。六二亦拂頤。而彼曰凶此曰吉者。何也。下三爻動皆凶。上三爻靜皆吉。故曰征凶。動而凶也。曰居貞吉。靜而吉也。居貞吉。猶云用靜吉。謂自養可也。不可涉大川。猶云用作凶。謂欲以養人不可也。艮爲止。有居之象

象曰。居貞之吉。順以從上也

傳 居貞之吉者。謂能堅固順從於上九之賢。以養天下也

中溪張氏曰。五不恃其尊。能柔順以從上九之賢。賴之以養天下。蓋聖人養賢以及萬民之事也。然六二拂經而凶者。以動而求上也。六五拂經而吉者。以靜而從上也

上九。由頤。厲吉。利涉大川

傳 上九以剛陽之德。居師傅之任。六五之君柔順而從

於已。賴己之養。是當天下之任。天下由之以養也。以人臣而當是任。必常懷危厲則吉也。如伊尹周公何嘗不憂勤兢畏。故得終吉。夫以君之才不足而倚賴於己身當天下之字一有大任。宜竭其才力。濟天下之艱危。成天下之治安。故曰利涉大川。得君如此之專。受任如此之重。苟不濟天下艱危。何足稱委遇而謂之賢乎。當盡誠竭力而不顧慮。然惕厲則不可忘也。

本義 六五賴上九之養以養人。是物由上九以養也。位高任重。故厲而吉。陽剛在上。故利涉川。建安丘氏曰。養人之權在五。而已居其上。爲衆所歸。位高任重。易失之專。故必以危厲處之而後得吉也。○雲峯胡氏曰。六五君也。君不能養人。而賴上九之養以養天下。是上九者頤

之由。五不利涉大川而上則利涉大川。五柔而上剛也。○隆山李氏曰。豫九四曰由豫者。即由頤之謂也。由豫在四。猶下於五也。而已有可疑之迹。乃今由頤在上。則過中而嫌於不安。故厲。然艮止之性。雖使之當權。亦必不致於侵暴以招凶。而況君子居此。要之以仁德爲養。使天下皆被其澤。何嫌之有。故由豫則終於勿疑。由頤則雖厲而吉也。此非周公之才德。不足以勝此

象曰。由頤厲吉。大有慶也

傳 若上九之當大任如是。能兢畏如是。天下被其德澤。是大有福慶也 ○朱子曰。頤卦下三爻。是資人以爲養。上三爻。是養人。六四六五雖是資初與上之養。其實是他居尊位。藉人以養而又推以養人。故此三爻似都是養人之事 ○厚齋馮氏曰。頤者養也。養人亦所以自養也。六爻之中。動而從人以求養者皆凶。靜而受人之養者皆吉。○隆山李氏曰。頤六爻。上三爻皆吉。下三爻皆凶。蓋下體震易失於妄動。上體艮知止其所當止故也。觀此。則君子之所養當如何哉 ○西溪李

氏曰。口容止。故頤貴止不貴動。而艮上三爻皆吉。震下三爻皆凶○建安丘氏曰。陽實陰虛。實者養人。虛者求人之養。故四陰皆求養於陽者。然養之權在上。是二陽爻又以上爲主。而初陽亦求養者也。故直於上九一爻曰由頤焉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一

䷛ 巽下兌上

傳 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一

䷛ 巽下兌上

傳大過序卦曰。頤者養也。不養則不可動。故受之以大過。凡物養而後能成。成則能動。動則有過。大過所以次頤也。爲卦上兌下巽。澤在木上。滅木也。澤者潤養於木。乃至滅沒於木。爲大過之義。大過者。陽過也。故爲大者過。過之大。與大事過也。聖賢道德功業大過於人。凡事之大過於常者皆是也。夫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也。其制事以天下之正理矯失之用小過於中者則有之。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是也。蓋矯之小過而後

能及於中。乃求中之用也。所謂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唯其大。故不常見。以其比常所見者大。故謂之大過。如堯舜之禪讓。湯武之放伐。皆由一有此字道也。道无不中。无不常。以世人所不常一作嘗見。故謂之大過於常也或問程易說大過。以為大過者常事之大者耳。非有過於理也。聖人盡人道。非過於理。是此意否。朱子曰。正是如此。○易傳云道无不中无不常。聖人有小過无大過。看來亦不消如此說。聖人既說有大過。直是有此事。雖云大過。亦是常理始得。○問大過小過。先生與伊川之說不同。曰。然。伊川此論。正是如以反經合道為非。相似。殊不知大過自有大過時節。小過自有小過時節。處大過之時。則當為大過之事。處小過之時。則當為小過之事。○大過是事之大過。小過是事之小過。大過便如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這都是常人做不得底事。惟聖人大賢以上便做得。故謂之大過。是大過人底事。小過便如行過乎

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事之小過得些子底。常人皆能之。若當大過時做大過底事。當小過時做小過底事。當過而過。理也。如此則豈可謂事之過。不是事之過。只是事之平常也。大過之事。聖人極是不得已處。且如堯舜之有朱均。豈不欲多擇賢輔以立其子。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如此。湯武之於桀紂。豈不欲多方恐懼之使之悔過自省。然理到這裏做不得。只得放伐而後已。皆是事之不得已處。只著如此做。故雖過乎事而不過乎理也

大過棟橈利有攸往亨（橈乃教反）

傳 小過陰過於上下。大過陽過於中。陽過於中而上下弱矣。故爲棟橈之象。棟。取其勝重。四陽聚於中。可謂重矣。九三九四皆取棟象。謂任重也。橈。取其本末弱。中强而本末弱。是以橈也。（一作橈取其中强而本末弱。本末弱。是以橈也）陰弱而陽强。君子盛而小人衰。故利有攸往而亨也。棟。今人謂之

棟（本義）大。陽也。四陽居中過盛。故爲大過。上下二陰不勝其重。故有棟橈之象。又以四陽雖過而二五得中。內巽外說。有可行之道。故利有所往而得亨也

隆山李氏曰。四陽橫而居中。有棟之象。而上下二陰柔而无力。是上无所附而下无所寄也。安得不橈。大壯凡四陽。而在下者亦壯。故上棟下宇取諸其象者。得所載也。今大者過乎剛而无所附。小者過乎柔而不能載。是棟將壓而危之甚也。雜卦曰。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是必過而求濟然後可。故曰利有攸往亨○雲峯胡氏曰。既曰棟橈。又曰利有攸往亨。何也。曰。棟橈。以卦象言也。利往而後亨。是不可无大有爲之才。而天下亦无不可爲之事。以占言也○臨川吳氏曰。大過。陽之盛也。有棟橈之象何也。中有四陽之強而上下猶有二陰之弱也。聖人崇陽之意多。以其未能如純乾之六陽。故取大者雖過而棟猶橈。蓋有所不足於此也

彖曰。大過。大者過也。

傳 大者過。謂陽過也。在事爲事之大者過。與其過之大

本義 以卦體釋卦名義

棟橈。本末弱也

傳 謂上下二陰衰弱。陽盛則陰衰。故爲大者過。在小過則曰小者過。陰過也

本義 復以卦體釋卦辭。本。謂初。末。謂上。弱。謂陰柔 史氏詠曰。古文篆體本末字皆无勾脚。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本之下。則根株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則枝葉向榮。故爲末。而大過卦體巽下兌上。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於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所以爲本末弱也

剛過而中。巽而說行。利有攸往。乃亨 說音悅

傳 言卦才之善也。剛雖過而二五皆得中。是處不失 不失

一作得中道也。下巽上兌。是以巽順和說之道而行也。在大過之時。以中道巽說而行。故利有攸往。乃所以能亨也

【本義】又以卦體卦德釋卦辭進齋徐氏曰。卦以初爲本。上爲末。初上皆柔。故曰本末弱。剛過而中。以二五言。巽而說。以二德言。處大過之世。四陽過盛。必用剛而得中。內巽而外說。則可以拯中强之弊而扶本末之弱。雖過不過矣。以是而往。宜其亨也○建安丘氏曰。棟橈本末弱。此以成卦之義言大過也。剛過而中。巽而說行。此以卦才言所以救過之道。蓋剛而得中則不過。巽而說行則能往。所以亨也

大過之時大矣哉

【傳】大過之時。其事甚大。故賛之曰大矣哉。如立非常之大事。興不世之大功。成絕俗之大德。皆大過之事也

【本義】大過之時。非有大過人之材。不能濟也。故歎其大進齋

徐氏曰。時字當玩。自是時節當如此。適其時。當其事。雖曰大過而不悖於道。所謂剛過而中巽而說行者。如堯舜之禪授而謳歌獄訟之皆歸。湯武之放伐而後后迎師之恐後。所以成大功而濟於時焉。苟非其時。則堯舜亦且傳子而不傳賢矣。湯武亦只是守臣節而不敢革夏革殷矣。時不可失。此聖賢所以當大運。立大事。成大業也。否則大亂之道。而謂之利且亨。可乎。○雲峯胡氏曰。他卦多是釋卦辭後。復引天地聖人而言之。是極言以贊其時之大。大過方釋卦辭。遽曰大過之時大矣哉。故本義以大過人之才言之。所謂才者。指上文卦才而言也。蓋大過之事甚大。无其時。不可過。有其時无其才。愈不可過。本義之意深矣

象曰。澤滅木。大過。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无悶

傳 澤潤養於木者也。乃至滅沒於木。則過甚矣。故為大過。君子觀大過之象。以立其大過人之行。君子所以大過人者。以其能獨立不懼。遯世无悶也。天下非之而不

顧獨立不懼也。舉世不見知而不悔。遯世无悶也。如此然後能自守。所以為大過人也一无人字

本義 澤滅於木。大過之象也。不懼无悶。大過之行也朱子曰。澤滅木。澤在下而木在上。今澤水高漲乃至浸沒了木。是為大過。木雖為水浸而未嘗動。故君子觀之。而獨立不懼。遯世无悶。○建安丘氏曰。澤本潤木。今在木上而至於沒木。大過之象也。然木在澤下。澤過乎木而木不仆。君子觀象。以之立大過人之行。故用之則獨立不懼。舍之則遯世无悶。人之常情。獨立而莫我輔者必懼。遯世而莫我知者必悶。惟聖賢之卓行絕識大過乎人。故能不懼无悶。獨立不懼。巽木象。周公當之。遯世无悶。兌說象。顏子當之○童溪王氏曰。當大過之時。獨立不懼。遯世无悶。非所養之大過人者不足以語此。孔子曰。勇者不懼。仁者不憂。是已

初六。藉用白茅。无咎。藉在夜反

傳 初以陰柔巽體而處下。過於畏慎者也。以柔在下。用

茅藉物之象。不錯諸地而藉以茅。過於慎也。是以无咎。茅之爲物雖薄而用可重者。以用之能成敬慎之道也。慎守斯術而行。豈有失乎大過之用也。繫辭云。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夫茅之爲物薄而用可重也。慎斯術也以往。其无所失矣。言敬慎之至也。茅雖至薄之物。然用之可甚重。以之藉薦則爲重慎之道。是用之重也。人之過於敬慎爲之非難。而可以保其安而无過。苟能慎一有思字斯道。推而行之。於事其无所失矣。

【本義】當大過之時。以陰柔居巽下。過於畏慎而无咎者也。故其象占如此。白茅。物之潔者。朱子曰。藉用白茅。亦有過

愼之意。此是大過之初。所以其過尚小。○節齋蔡氏曰。錯諸地而又藉以茅。過於厚也。藉。以初言。柔。以六言○中溪張氏曰。茅。柔物也。巽爲白○雲峯胡氏曰。成卦以棟橈爲象。三四爻亦取棟象。使六爻不出乎棟橈之一說。則付天下之事於不可爲然後已。故又因爻象而別發其義。初九以柔承上剛。剛易缺折。而柔以藉之則可无傷。如物措諸地可矣。而必有以藉之。藉之用茅可矣。而必用白茅。此戒愼恐懼之過者也。故其占无咎

象曰藉用白茅。柔在下也

傳 以陰柔處卑下之道。唯當過於敬愼而已。以柔在下。爲以茅藉物之象。敬愼之道也 隆山陳氏曰。柔在下上承四剛。故有白茅藉物之象也

九二。枯楊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 稊徒稭反

傳 陽之大過。比陰則合。故二與五皆有生象。九二當大

過之初。得中而居柔。與初密比而相與。初旣切比於二。二復无應於上。其相與可知。是剛過之人而能以中自處。用柔相濟者也。過剛則不能有所爲。九三是也。得中用柔則能成大過之功。九二是也。楊者。陽氣易感之物。陽過則枯矣。楊枯槁而復生稊。陽過而未至於極也。九二陽過而與初。老夫得女妻之象。老夫而得女妻。則能成生育之功。二得中居柔而與初。故能復生稊而无過極之失。无所不利也。在大過。陽爻居陰則善。二與四是也。二不言吉。方言无所不利。未遽至吉也。稊。根也。劉琨勸進表云。生繁華於枯荑。謂枯根也。鄭玄易亦作荑字。

與稊同【本義】陽過之始而比初陰。故其象占如此。稊。根也。榮於下者也。榮於下。則生於上矣。夫雖老而得女妻。猶能成生育之功也

雲峯胡氏曰。巽爲木。兌爲澤。楊。近澤之木。故以取象。枯楊大過象。稊。初在下象。老夫。九象。女妻。初柔在下象。九二陽雖過而下比於陰。如枯楊雖過於老。稊榮於下。則復生於上矣。老夫而得女妻。雖過以相與。終能成生育之功。无他。以陽從陰。過而不過。生道也。○涑水司馬氏曰。大過剛已過矣。止可濟之以柔。不可濟之以剛也。故大過之陽皆以居陰爲吉。不以得位爲美。○龜山楊氏曰。聞之蜀僧云。四爻之剛雖同爲木。然或爲楊。或爲棟。棟負衆榱。則木之强者也。楊爲早凋。則木之弱者也。此卦本末皆弱。二近於本。五近於末。故均爲木之弱也

象曰。老夫女妻。過以相與也

【傳】老夫之說少女。少女之順老夫。其相與過於常分。謂

九二初六陰陽相與之和過於常也

九三棟橈凶

傳夫居大過之時。興大過之功。立大過之事。非剛柔得中。取於人以自輔。則不能也。既過於剛強。則不能與人同。常常之功尚不能獨立。況大過之事乎。以聖人之才雖小事必取於人。當天下之大任則可知矣。九三以大過之陽復以剛自居而不得中。剛過之甚者也。以過甚之剛。動則違於中和而拂於衆心。安能當大過之任乎。故不勝其任。如棟之橈。傾敗其室。是以凶也。取棟爲象者。以其无輔而不能勝重任也。或曰。三巽體而應於上。

豈无用柔之象乎。曰。言易者貴乎識勢之重輕。時之變易。三居過而用剛。巽既終而且變。豈復有用柔之義。應者。謂志相從也。三方過剛。上能繫其志乎

〔本義〕三四二爻居卦之中。棟之象也。九三以剛居剛。不勝其重。故象橈而占凶

雲峯胡氏曰。屋以棟爲中。三視四則在下。棟橈於下之象。四在上。棟隆於上之象。然三之橈有二。以剛居剛。過剛則折。一也。應上之柔。柔不能輔。二也。○雙湖胡氏曰。九三以剛居剛。本无橈象。而本義云不勝其重故橈者。非謂九三自不勝其重。指初六柔弱故不勝其重耳。又以全體觀之。三四爲棟。三在四下。亦有傾橈之象。彖稱棟橈。獨九三當之。其致橈之由者歟。○西溪李氏曰。下卦上實而下弱。下弱則上傾。故三居下卦之上而曰棟橈凶。言下弱而无助也。上卦上弱而下實。下實則可載。故四居上卦之下而曰棟隆吉。言下實而不橈也。此二爻當分上下體看

象曰。棟橈之凶。不可以有輔也

傳 剛强之過則不能取於人。人亦不能肯一作親輔之。如棟橈折。不可支輔也。棟當室之中。不可加助。是不可以有輔也 或問大過棟橈。是初上二陰不能勝四陽之重。故有此象。九三是其重剛不中。自不能勝其任。亦有此象。兩義自不同否。朱子曰。是如此。九三又是與上六正應。亦皆不好。不可以有輔。自是過於剛强。輔他不得。九四棟隆。只是隆。便不橈乎下。○中溪張氏曰。雜卦云。大過顛也。大厦之顛。非一木所能支。三以剛居剛之過者。過剛則折。故棟橈之凶。九三獨當之。況三與上應。上復以柔居柔。不勝其重。故曰不可以有輔也

九四。棟隆。吉。有它吝

傳 四居近君之位。當大過之任者也。居柔爲能用柔相濟。既不過剛。則能勝其任。如棟之隆起。是以吉也。隆起。

一有兼字取不下橈之義大過之時非陽剛不能濟以剛處柔爲得宜矣若又與初六之陰相應則過也既剛柔得宜而志復應陰是有它也有它則有累於剛雖未至於大害亦可吝也蓋大過之時動則過也有它謂更有它志吝爲不足之義謂可少也或曰二比初則无不利四若應初則爲吝何也曰二得中而比於初爲以柔相濟之義四與初爲正應志相繫者也九既居四剛柔得宜矣復牽繫於陰以害其剛則可吝也潘氏夢旂曰九四爲大臣之位亦棟象也以剛居柔乃適其平是以隆而吉也然下與初六之小人爲應非惟不足以信用而又益以陰則反過乎柔矣故有它則吝也○徂徠石氏曰四雖與初爲應然上附九五之君不爲初所橈故得棟隆之吉

〔本義〕以陽居陰過而不過故其象隆而占吉。然下應初六。以柔濟之。則過於柔矣故又戒以有它則吝也 節齋蔡氏曰。它。謂初也。四位高。初柔在下不能致橈。故曰棟隆吉。然與初應。或牽於柔。亦吝道也。故曰有它吝○雲峯胡氏曰。九四棟隆亦有二義。剛而能柔。一也。三應上是救其末。四應初是救其本。上六以柔居柔爲陰之極。初六以柔居剛猶可以不橈乎下。二也。蓋惟其柔而居剛。故二比之。則如稊之復生於下。四應之。則如棟之不橈乎下也

象曰。棟隆之吉。不橈乎下也

〔傳〕棟隆起則吉。不橈曲以就下也。謂不下繫於初也 臨川吳氏曰。下。謂初也。不橈乎下。謂不因下之弱而至於橈也○合沙鄭氏曰。大過棟橈由本末弱。然實以本爲重。四居大臣之位而應乎初。救其本也。救其本於未過之初。故棟隆而不橈乎下。其下不橈。其棟烏得而不隆哉。

三所居不得位而應乎上。救其末也。救其末於已過之後。故棟橈而不可以有輔。則知救過於其末。不若救過於其本也

九五。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无咎无譽

(傳)九五當大過之時。本以中正居尊位。然下无應助。固不能成大過之功。而上比過極之陰。其所相濟者如枯楊之生華。枯楊下生根稊則能復生。如大過之陽興成事功也。上生華秀雖有所發。无益於枯也。上六過極之陰。老婦也。五雖非少。比老婦則為壯矣。(二作壯夫一作士夫)於五无所賴也。故反稱婦得。過極之陰得陽之相濟。不為无益也。以士夫而得老婦。雖无罪咎。殊非美也。故云无咎

无譽。象復言其可醜也。本義九五陽過之極。又比過極之陰。故其象占皆與二反。藍田呂氏曰。九二在初六之上。老於初六。故曰女妻。女未嫁者也。九五在上六之下。少於上六。故曰士夫。士未娶者也。○雲峯胡氏曰。枯楊而稊。可以復生。枯楊而華。遽其死也。老夫得其女妻。猶可生育。士夫而有老婦。无復生道矣。故反稱老婦得其士夫。謂上六也。陰柔過極。得陽不爲无益。云无咎者。陰欲陽。非陽之咎也。然亦非美矣。○厚齋馮氏曰。合二五兩爻象觀之。九二。枯楊老夫之象也。初六。生稊女妻之象也。則九五當爲楊。而今以上六爲枯楊老婦。九五反爲生華士夫。何也。易之意。蓋以枯象老。在陽爻則爲夫。在陰爻則爲婦。而楊者不拘於陰陽之爻也。又曰。聖人立象以盡意。天下事物之變无不備者。老夫之得女妻。再娶女之夫也。老婦之得士夫。婦再嫁而夫未娶也。凡人倫之變。備見於象矣。○兼山郭氏曰。老夫女妻。剛爲主而柔輔之。大過之得也。故无不利。老婦士夫。則柔爲主而剛輔之。大過之失也。故无譽。

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老婦士夫亦可醜也

（傳）枯楊不生根而生華旋復枯矣安能久乎老婦而得士夫豈能成生育之功亦爲可醜也古爲徐氏曰二以剛居柔初以柔居剛此不過者也又在卦初故其過以相與可以成生育之功五以剛居剛上以柔居柔皆過者也又在卦終故其陰陽相比祗以爲醜

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

（傳）上六以陰柔處過極是小人過常之極者也小人之所謂大過非能爲大過人之事也直過常越理不恤危亡履險蹈禍而已如過涉於水至滅沒其頂其凶可知小人狂躁以自禍蓋其宜也復將何尤故曰无咎言自

爲之无所怨咎也。因澤之象而取涉義誠齋楊氏曰。水溢而過於涉者。不足以濟川而徒沒其頂。任重而過其才者。不足以濟難而徒滅其身。其凶大矣○中溪張氏曰。上以陰柔而躐居四陽之上。乃過之首者。首。即頂也。若過涉於水。本欲有濟。苟不量深淺而至於滅沒其頂。凶則宜矣。非无咎也。不可歸咎於人。當自咎爾

【本義】處過極之地。才弱不足以濟。然於義爲无咎矣。蓋殺身成仁之事。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恐是他做得是了。不可以咎他。不似伊川說○雲峯胡氏曰。初六藉用白茅。過於畏懼者也。故无咎。上六過涉滅頂。過於決裂者也。其事雖凶。於義亦无咎。然亦惟其時而已。初者事之端。能愼其端。往可无失。上者事之極。極則不可有爲矣。故本義以殺身成仁之事當之

象曰。過涉之凶。不可咎也

傳過涉至溺乃自爲之不可以有咎也言无所怨咎朱子曰。過涉滅頂凶无咎。象曰不可咎也。如東漢諸人不量深淺。至於殺身亡家。此雖是凶。然而其心何罪。故不可咎也。又曰。大過。陽剛過盛不相對值之義。故六爻中无全吉者。除了初六是過於畏愼无咎外。九二雖无不利。然老夫得女妻畢竟是不相當。所以象言過以相與也。九四雖吉。而又有他則吝。九五所謂老婦者。乃是指容爻而言。老婦而得士夫。但能无咎无譽亦不爲全吉。至於上六過涉滅頂凶无咎。則是事雖凶。而義則无咎也○厚齋馮氏曰。易大抵上下畫停者。從中分反對爲象。非他卦相應之例也。頤中孚小過皆然。而此卦尤明。三與四對。皆爲棟象。上隆下橈也。二與五對。皆爲枯楊之象。上華下稊也。初與上對。初爲藉用白茅之愼。上爲過涉滅頂之凶也○建安丘氏曰。大過四陽二陰。陽過乎陰。論全卦。則三四兩爻重剛不中。過者也。重剛而不中。則是過在三四而不在二五。論爻位。則二四以剛居柔。不過者也。故一吉而一利。三五以剛居剛。過者也。故一凶一可醜。是過在三五而不在二四。觀爻所指之辭可見矣。至初上二柔。亦以不過者爲美。然初陰伏於四陽

之下。承剛也。故藉用白茅无咎。上䘮躐乎四陽之上。乘剛也。故過涉滅頂凶。是知處大過之世。不惟不欲剛之過。而柔亦不容過於剛也 ○ 雙湖胡氏曰。或疑頤與大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小過。中孚與小過對者也。何不名爲大過。蓋大過以四陽在中言。小過以四陰在外言。此是聖人內陽外陰之微意。以陽自內而過者爲主。陰自外而過者爲客。大過四陽過盛於內而主勝於客。若頤之四陰在內。不可以陰爲主矣。故不名之曰小過。而自取象於頤。小過四陰過盛於外而客勝於主。若中孚之四陽在外。不可以陽爲客矣。故不名之曰大過。而自取象於中孚。況當大過之時。陽之在內者四。而陰之在外惟二。陽盛而陰衰也。今至小過。陽之在內者僅存其二。陰之在外者浸消陽而有四。是陰反盛而陽反衰矣。此大過小過之辨也

䷜ 坎下 坎上

(傳)習坎。序卦。物不可以終過。故受之以坎。坎者陷也。理无過而不已。過極則必陷。坎所以次大過也。習謂重習。

他卦雖重不加其名。獨坎加習者見其重險。險中復有險。其義大也。卦中一陽上下二陰陽實陰虛上下无據一陽陷於二陰之中。故爲坎陷之義。陽居陰中則爲陷。陰居陽中則爲麗。凡陽在上者止之象。在中陷之象。在下。動之象。陰在上。說之象。在中。麗之象。在下。巽之象。陷則爲險。習。重也。如學習溫習。皆重複之義也。坎。陷（一作險）也。卦之所言處險難之道。坎。水也。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陷。水之體也。或問程傳云。一始於中。有生之最先者也。故爲水。夫陽氣之生必始於下。復卦之象是也。今曰始於中。其義如何。朱子曰。氣自下而上爲始。程說別是一義。各有所主不相妨。然亦不可相雜。○隆山李氏曰。乾坤三畫。以初相易而成震巽。以中相易而成坎離。以三相易而成

艮兑。故乾坤者。陰陽之祖。而坎離。則天地之中也。坎居正北。於時爲子。爲夜之中。離居正南。於時爲午。爲日之中。夜之中而一陽生焉。故坎之三畫一陽居中。日之中而一陰生焉。故離之三畫一陰居中。天地陰陽之中。此乃造化張本之地。故易上經始乾坤而終坎離。貫其得天地陰陽之中而爲易之用也。且天一下降坎中。在物爲水而在人爲精。以畫觀之。坎之一陽居中而中實。即精藏於中而水積於淵之象也。地二上兆離中。在物爲火而在人爲神。以畫觀之。離之一陰在中而中虛。即神寓于心而火明于空之象也。坎之中實是爲誠。離之中虛是爲明。中實者。坎之用。中虛者。離之用也。作易者因坎離之中而寓誠明之用。誠明起于中者。易之妙用。而古聖人之心學也

習坎有孚。維心亨。行有尚

傳 陽實在中。爲中有孚信。維心亨。維其心誠一。故能亨通。至誠可以通金石。蹈水火。何險難之不可亨也。行有

尚。謂以誠一而行。則能出險。有可嘉尚。謂有功也。不行則常在險中矣

【本義】習。重習也。坎。險陷也。其象爲水。陽陷陰中。外虛而中實也。此卦上下皆坎。是爲重險。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以是而行。必有功矣。故其占如此

平菴項氏曰。重卦坎字在六十四卦之先。故加習字以起後例。示離震艮兌巽皆當以重習起義也。乾坤不加習字者。六爻只一爻故也。○建安丘氏曰。人之處坎。身可陷而心不可陷。故曰維心亨。心亨則非坎矣。心不亨。則失處險之道。又曰。坎一陽處二陰之中。陰虛則流。故亨通○誠齋楊氏曰。水內陽而外陰。故其明內景。維心亨也○中溪張氏曰。九二九五陷于坎中而剛德自若。此維心亨之象也。○雲峯胡氏曰。六子卦皆重。此獨加一習字。或以爲序卦適居六子之先。坎言重。他可知矣。或以爲象曰龜蛇。方曰北曰朔。而太玄配罔與冥。人之腎兩皆有重義。他卦亨字。本義例以爲占。維此則曰中實爲有孚心亨之象。蓋他卦言占。事之亨也。此言象。心之亨

也。陽實有孚之象。陽明在內。心亨之象。心有主則實。此心見得事理實是如此。此心既透徹。由是斷然行之无疑。不然。此心微有不通。即是險阻。即不可行矣。故本義以亨爲彖有尚爲占也

彖曰。習坎。重險也。重直龍反

【本義】釋卦名義

水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

【傳】習坎者。謂重險也。上下皆坎。兩險相重也。初六云坎窞。是坎中之坎。重險也。水流而不盈。陽動於險中而未出於險。乃水性之流行而未盈於坎。既盈則出乎坎矣。行險而不失其信。陽剛中實居險之中。行險而不失其信者也。坎中實。水就下。皆爲信義有孚也【本義】以卦象

釋有孚之義。言內實而行有常也。朱子曰。水流不盈。是說一坎滿便流出去。一坎又滿又流出去。行險而不失其信。則是說決定如此。○坎水只是平。不解滿。盈是滿出來。○雲峯胡氏曰。水字當讀。流而不盈行險而不失其信兩句。皆指水言。以水之內實行有常者釋卦辭有孚之義也。○臨川吳氏曰。流者。一陽之動於中。不盈者。陷於二陰而未能出。險。謂中能陷人。隔絕內外。不失其信。謂逝者如斯。不舍晝夜。○建安丘氏曰。坎爲水。流水也。兌爲澤。止水也。兌陰卦。陰靜故止。坎陽卦。陽動故流。惟流故不盈。惟不盈故可出險。若待盈而後流。則澤水也

維心亨。乃以剛中也。

傳 維其心可以亨通者。乃以其剛中也。中實爲有孚之象。至誠之道。何所不通。亨一作以剛中之道而行。則可以濟險難而亨通也

行有尚往有功也

傳 以其剛中之才而往則有功。故可嘉尚。若止而不行則常在險中矣。一作也 坎以能行爲功 本義 以剛在中。心亨之象。如是而往。必有功也 節齋蔡氏曰。剛中。二五也。往有功。動則出坎也 ○息齋余氏曰。行有尚。即節九五之往有尚。所謂通也

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險之時用大矣哉

傳 高不可升者。天之險也。山川丘陵。地之險也。王公君人者觀坎之象。知險之不可陵也。故設爲城郭溝池之險以守其國。保其民人。是有用險之時。其用甚大。故贊

其大矣哉。山河城池。設險之大端也。若夫尊卑之辨。貴賤之分。明等威。異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者。皆體險之用也（本義）極言之而賛其大也 臨川吳氏曰。不可升者。无形之險。山川丘陵者。有形之險。王公因有形之險爲无形之險設此以固守其國。是謂人險○厚齋馮氏曰。險有時有用。因時而設險。則國可守而與天地相爲長久。其用豈不大矣哉○建安丘氏曰。坎六爻。四陰陷二陽。四陰。坎也。二陽。坎中之水也。君子觀二陽中實之象。故體水之德爲有孚維心亨所以處險也。觀四陰險陷之象故因坎之形設險守國。所以用險也。彖易聖人於往有功以上專以水言。而明處險之道。自天險不可升以下專以險言。而明用險之方也

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洊在薦反 行下孟反

（傳）坎爲水。水流仍洊而至。兩坎相習。水流仍洊之象也。

水自涓滴至於尋丈至於江海洊習而不驟（一作讓）者也其因勢就下信而有常故君子觀坎水之象取其有常則常久其德行人之德行不常則僞也故當如水之有常取其洊習相受則以習熟其教令之事夫發政行教必使民熟於聞聽然後能從故三令五申之若驟告未喻遽責其從雖嚴刑以驅之（一无之字）不能也故當如水之洊習

【本義】治己治人皆必重習然後熟而安之

建安丘氏曰洊再也水再至則爲重習之坎初六乃內水之方至者六四乃外水之洊至者君子體之重習不已常德行者以此進德也習教事者以此教民也　涑水司馬氏曰水之流也習而不已以成大川人之學也習而不止以成大賢故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　潘氏夢旂曰六子皆重卦也坎曰水洊至離曰明兩作震曰洊雷艮曰兼山巽曰

隨風。兌曰麗澤。皆取重復之義。乾坤。純體也。故直曰天行地勢。六

初六習坎。入于坎窞。凶。窞徒坎陵感二反

傳 初以陰柔一无柔字居坎險之下。柔弱无援而處不得當。非能出乎險也。唯益陷於深險耳。窞。坎中之陷處。已在習坎中更入坎窞。其凶可知。

本義 以陰柔居重險之下。其陷益深。故其象占如此。臨川吳氏曰。坑坎中小穴旁入者曰窞。坎之柔畫象水旁兩岸。其缺象岸側小穴。故曰入于坎窞。○王氏曰。最處坎底无應援。是以凶也。○雲峯胡氏曰。初六六三皆以陰居坎下。水性本下而又居下。坎體本陷而又居陷中之陷。故皆入于坎窞。初又下卦之下也。其占之凶固宜

象曰。習坎入坎。失道凶也。

傳 由習坎而更入坎窞。失道也。是以凶。能出於險。乃不

失道也　中溪張氏曰。初深入於險。失其出險之道。其凶可知。是以君子惡居下流者以此。

九二。坎有險。求小得

傳　二當坎險之時。陷上下二陰之中。乃至險之地。是有險也。然其剛中之才。雖未能出乎險中。亦可小自濟。不至如初益陷入于深險。是所求小得也。君子處險難而能自保者。剛中而已。剛則才足自衛。中則動不失宜

本義　處重險之中。未能自出。故爲有險之象。然剛而得中。故其占可以求小得也　丹陽都氏曰。陰爲險者也。陰趨下者。出乎一陰之上而掩乎一陰之下。故爲有險。○潘氏夢旂曰。陽剛之才而在險中。可以小得。而未能出險也。○雲峯胡氏曰。初在重險之下。其占曰凶。三在重險之間。其占曰勿用。二之占乃曰求小得何也。剛得中故也。豫九四互坎而曰大有得。坎

九二剛中而僅小得何也。豫之剛動乎坤順之上。故不求而所得者大。坎之剛陷於坎險之中。故雖求之而所得者小

象曰。求小得。未出中也

傳 方爲二陰所陷在險之地。以剛中之才不至陷於深險。是所求小得。然未能出坎中之險也

六三。來之坎坎。險且枕。入于坎窞。勿用（枕針甚反）

傳 六三在坎陷（一作險）之時。以陰柔而居不中正。其處不善。進退與居皆不可者也。來下則入于險之中。之上則重險也。退來與進之皆險。故云來之坎坎。既進退皆險而居亦險。枕。謂支倚。居險而支倚以處。不安之甚也。所

處如此唯益入於深險耳故云入于坎窞如三所處之道。一无之道字不可用也故戒勿用【本義】以陰柔不中正而履重險之間來往皆險前險而後枕其陷益深不可用也。故其象占如此。枕倚著未安之意朱子曰。險且枕。只是前後皆是險。枕便如枕頭之枕。問來之坎坎。曰。經文中疊字如兢兢業業之類是重字。來之自是兩字。各有所指。謂下來亦坎。上往亦坎。之。往也。進退皆險也。○童溪王氏曰。乾之三處二乾之間。故曰終日乾乾。坎之三處二坎之間。故曰來之坎坎。○雙湖胡氏曰。險下險也。且枕。又將枕上險矣。入于坎窞。指六四象。○雲峯胡氏曰。前險而後枕。枕有兩意。謂下卦爲前險而六三枕之可也。謂六三處前險而四又枕之。亦可也。初與三皆曰入于坎窞。彼凶此但勿用。彼之入未能出。此之入將可出也

象曰。來之坎坎。終无功也

傳 進退皆險處又不安若用此道當益入于險終豈能有功乎以陰柔處不中正雖平易之地尚致悔咎況處險乎險者人之所欲出也必得其道乃能去之求去而失其道益困窮耳故聖人戒如三所處不可用也

六四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

傳 六四陰柔而下无助非能濟天下之險者以其在高位故言爲臣處險之道大臣當險難之時唯至誠見信於君其交固而不可間又能開明君心則可保无咎矣（一作也）夫欲上之篤信唯當盡其質實而已多儀而尚飾莫如燕享之禮故以燕享喻之言當不尚浮飾唯以質

實所用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其質實如此又須納約自牖納約謂進結於君之道牖一有有字開通之義室之暗也故設牖所以通明自牖言自通明之處以況君心所明處詩云天之牖民如壎如篪毛公訓牖爲道亦開通之謂一作義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所蔽者暗處也所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

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辯者其說多行。且如漢祖愛戚姬將易太子。是其所蔽也。群臣爭之者衆矣。嫡庶之義長幼一作少長之序非不明也。如其蔽而不察何。四老者高祖素知其賢而重之。此其不蔽之明心也。故因其所明而及其事。則悟之如反手。且四老人之力。孰與張良群公卿及天下之士。其言之切。孰與周昌叔孫通。然而不從彼而從此者由攻其蔽與就其明之異耳。又如趙王太后愛其少子長安君。不肯使質於齊此其蔽於私愛也。大臣諫之雖強。既曰蔽矣。其能聽乎。愛

其子而欲使之長久富貴者。其心之所明也。故左師觸龍因其（一有所字）明而導之以長久之計。故其聽也如響。非惟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

【本義】晁氏云先儒讀樽酒簋爲一句。貳用缶爲一句。今從之。貳益之也。周禮大祭三貳。弟子職左執虛豆右執挾匕。周旋而貳。是也。九五尊位。六四近之。在險之時。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牖非所由之正。而室之所以受明也。始雖艱阻。終得无咎。故其占如此。（或問六四舊讀樽酒簋。句貳用缶。句

本義從之。其說如何。朱子曰。既曰樽酒簋貳。又曰用缶。
亦不成文理。貳。益之也。又曰。人硬說作二簋。其實无二
簋之實。陸德明自注斷。人自不曾去看。如所謂貳乃大
祭三貳之貳。是副貳之義。六四居近尊位。而在險之時
剛柔相際。故有但用薄禮益以誠心進結自牖之象。問
牖非所由之正。乃室中受明之處。豈險難之時不容由
正以進耶。曰。非是不可由正。蓋事變不一。勢有不容不
自牖者。不由戶而自牖。以言艱險之時。不可直致也。○不
納約自牖。雖有向明之意。然非是路之正。終无咎者。始
雖不甚好。然於義理无害。故終无咎。无咎者。善補過之
謂也。○臨川吳氏曰。以尊盛酒。以簋盛食。又以缶盛酒
貳其尊。虞翻云。貳。副也。禮有副尊。故貳用缶。按周官大
祭三貳。其下云皆有酌數。皆有器量。鄭氏注謂酌器所
用注尊中者。缶。即酌器也。爲尊之副。尊中之酒不滿。則
酌此器之酒以益之也。○雲峯胡氏曰。缶之器實。有誠
實象。酒簋之禮至薄。當坎之時。不得已而用之。非益之
以誠不可也。納約不自戶而自牖。亦坎之時不得已也
○潘氏夢旂曰。樽酒簋貳用缶。與損之二簋可用享同
意。皆言其窮約之時。不事多儀而尚誠實也。納約自牖。
與睽之遇主于巷同意。皆言其艱難之時。自間道而通。

於君也。六四居大臣之位。當坎險之時。盡其誠實。雖自牖而納約非其正道。終无咎也。居治平之世。由間道而結於君則不可矣。惟睽坎之時爲然

象曰。樽酒簋貳。剛柔際也

傳 象只舉首句如此。此多矣。樽酒簋貳質實之至。剛柔相際接之道能如此。則可終保无咎。君臣之交能固而常者。在誠實而已。剛柔。指四與五。謂君臣之交際也

本義 晁氏曰。陸氏釋文本无貳字。今從之 隆山李氏曰。八純卦六爻俱无應。惟以比而相交際爲義。居坎險之時。以漸出上爲貴。六四離下體。進而附五。有欲出險之意。眞情相向。期於濟難。不待繁文縟禮以達誠意也

九五。坎不盈。祇既平。无咎

傳 九五在坎之中。是不盈也。盈則平而出矣。祗。宜音抵。抵也。復卦云无祗悔。必抵於已平則无咎。既曰不盈。則是未平而（一无而字）尚在險中。未得无咎也。以九五剛中之才居尊位。宜可以濟於險。然下无助也。二陷於險中未能出。餘皆陰柔无（一作非）濟險之才。人君雖才。安能獨濟天下之險。居君位而不能致天下出於險。則爲有咎。必祗既平。乃得无咎。

本義 九五雖在坎中。然以陽剛中正居尊位。而時亦將出矣。故其象占如此。

朱子曰。坎不盈祗既平。祗字他无說處。看來只得作抵字解。復卦亦然。不盈未是平。但將來必會平。二與五雖是陷於陰中。畢竟是陽會動。陷他不得。如有孚維心亨。如行有尚。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坎不盈。猶有險也。祗既平。則无險矣。二居重險之中。

五將出重險之外。所以二之有險不如五之既平○廬川毛氏曰。水之性行則亨。止則盈。水以亨爲用。不以盈也。盈則有泛溢之虞。不盈。所以抵於既平○厚齋馮氏曰。五在上卦之中。有剛明之才。居大君之位。宜有以出險矣。而上猶有一陰焉。此所以不盈。而祇既平也。蓋下有坎。故水流而不盈。上无陰。則爲盈之象矣。尚未出險。故祇既平而已。上一陰猶岸也。龍門之險。水流湍激。至孟津而平。乃利涉焉。以水既平也。既平則險可濟。故无咎。卦中惟二五才足以出險。而皆陷焉。二在下。上又一坎。故曰有險。五在上。流下坎焉。故曰不盈

象曰。坎不盈。中未大也

傳 九五剛中之才而得尊位。當濟天下之險難。而坎尚不盈。乃未能平乎險難。是其剛中之道未光大也。險難之時。非君臣協力。其能濟乎。五之道未大。以无臣也。人君之道。不能濟天下之險難。則爲未大。不稱其位也

【本義】有中德而未大朱子曰。水之爲物。其在坎只能平。自不能盈。故曰不盈。盈高之義。中未大者。平則是得中。不盈是未大也○雲峯胡氏曰。大有六五以柔居五則曰大中。坎九五以剛居中。乃曰中未大者。大有之時。柔能統剛。重坎之時。剛猶陷於柔也

上六。係用徽纆。寘于叢棘。三歲不得凶

【傳】上六以陰柔而居險之極其陷之深者也。以其陷之深。取牢獄爲喻。如係縛之以徽纆。囚寘於叢棘之中。陰柔而陷之深。其不能出矣。故云至于三歲之久。不得免也。其凶可知【本義】以陰柔居險極。故其象占如此陸氏德明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皆索名○莆陽張氏曰。坎爲刑獄。荀九家易。坎爲叢棘。傳曰。叢棘如今之棘寺○雲峯胡氏曰。係之徽纆而又寘于叢棘。重險之象。三歲亦復不得出。以陰柔處坎險之極故也○隆山李氏曰。上六

當出險矣。而陰柔下比。无出險之才。下乘五剛。將有係寘之患。猶人陷犴獄。舉手掛徽纆。投足蹈叢棘。若也。三歲不得凶。猶困坎在下。初六亦曰三歲不覿凶。遇坎而三歲羈縻。一律也。○臨川吳氏曰。周官司圜收教罷民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殺。三歲不得其罪大而不能改者歟

象曰。上六失道。凶三歲也

傳 以陰柔而自處極險之地。是其失道也。故其凶至于三歲也。三歲之久而不得免焉。終凶之辭也。言久有曰十有曰三。隨其事也。陷于獄至于三歲。久之極也。他卦以年數言者。亦各以其事也。如三歲不興。十年乃字。是也

雲峯胡氏曰。初六以柔居險之初失道。上六以柔居險之極。无復出險。亦失道。坤初上皆曰其道。坎初上皆曰失道。首尾相應。○建安丘氏曰。坎。陷也。以一陽而陷于二陰也。上下皆坎。則二五皆陷。然坎之性下。下坎

則爲陷之太甚。故上坎爲安。以五得位而二不得位。故五之祗既平異乎二之求小得也。其四陰爻。則處陽外而陷陰者最凶。是以初言入于坎窞。上言寘于叢棘。以在二五兩陽之外也。若中二陰。三則失位乘陽而无功。四則得位承陽而无咎也。

䷝ 離下離上

傳 離。序卦。坎者陷也。陷必有所麗。故受之以離。離者麗也。陷於險難之中。則必有所附麗。理自然也。離所以次坎也。離。麗也。明也。取其陰麗於上下之陽。則爲附麗之義。取其中虛則爲明義。離爲火。火體虛麗於物而明者也。又爲日。亦以虛明之象隆山李氏曰。文王序卦。以乾坤坎離居上經。乾坤者。陰陽之純。而坎離者。陰陽之中。不若震巽艮兌爲陰陽之偏也。以六十四卦之序觀之。乾坤居六十四卦之首。坎離

居六十四卦之中。尤有深意。蓋坎離二卦。爲天地心。天地。造化之本。坎藏天之陽中。受明爲月。離麗地之陰中。含明爲日。坎爲水而司寒。離爲火而司暑。坎爲月而司夜。離爲日而司晝。水火日月之用。寒暑晝夜之運。天地造化之妙。孰有出於此哉

離。利貞亨。畜牝牛吉 畜許六反

傳 離麗也。萬物莫不皆有所麗。有形則有麗矣。在人則爲 一无爲字 所親附之人。所由之道。所主之事。皆其所麗也。人之所麗。利於貞正。得其正。則可以亨通。故曰離。利貞。亨。畜牝牛吉。牛之性順而又牝焉。順之至也。既附麗於正。必能順於正道。如牝牛則吉也。畜牝牛。謂養其順德。 一无德字 人之順德。由養以成。既麗於正。當養習以成其順

德也。本義 離麗也。陰麗於陽。其象爲火。體陰而用陽也。物之所麗貴乎得正。牝牛柔順之物也。故占者能正則亨。而畜牝牛則吉也。朱子曰。離便是麗。附著之意。易中多說做麗也。有兼說明處。也有單說明處。明是離之體。麗是麗著底意思。離字古人多用做離著說。然而物相離去也只是這字。古來自有這般兩用底字。如亂字又喚做治。○問。火體陰而用陽是如何。曰。此言三畫卦中陰而外陽者也。坎象爲陰。水體陽而用陰。蓋三畫卦中陽而外陰者。又曰。火中虛暗。則離中之陰也。水中虛明。則坎中之陽也。○問離卦是陽包陰。占利畜牝牛。便也是宜畜柔順之物。曰然。○臨川吳氏曰。牛牝。皆坤象。離中畫一陰。坤之中畫也。故象牝牛○平菴項氏曰。坤以全體配乾而行。故爲牝馬之行地。離以二五附乾而居。故爲牝牛之畜養。○雲峯胡氏曰。本義於坎曰中實而外虛。則知離中虛而外實。於離曰體陰而用陽。則知坎體陽而用陰。互見也。夫麗則易至於不正。麗而正則亨矣。以畜牝牛乃吉何也。坎之明在內。以剛健而行之於外。離之明在外。當柔順以養之於

中也。坎水潤下。愈下則陷矣。故以行爲尚。離火炎上。愈上則焚矣。故以止爲吉。○雙湖胡氏曰。文王於坤取牝馬象。於離取牝牛象。固自不同也。後之言象者。但見說卦乾爲馬坤爲牛。於是坤之馬反欲求之乾。離之牛反欲求之坤。未免膠泥而有不通者。豈知夫子於說卦取象。又自有所見。本不必盡同於先聖。豈可以夫子之象爲文王周公之象哉

彖曰。離。麗也。日月麗乎天。百穀草木麗乎土

【傳】離。麗也。謂附麗也。如日月則麗於天。百穀草木則麗於土。萬物莫不各有所麗。天地之中。无无麗之物。在人當審其所麗。麗得其正。則能亨也

節初齊氏曰。龜山楊氏云。火无常形。麗物而有形。最得本旨。人之生也。得水爲精。得火爲神。其合也。氣聚而形成於有。其分也。氣散而神泯於无。蓋精所以爲形。而神麗於形者也。天地。形之大者也。日月麗天。百穀草木麗土。其神之發見而可見者也

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 重直龍反

傳 以卦才言也。上下皆離重明也。五二皆處中正。麗乎正也。君臣上下皆有明德而處中正。可以化天下成文明之俗也 本義 釋卦名義 朱子曰。彖辭重明。自是五二兩爻爲君臣重明之義。大象又自説繼世重明之義不同○平庵項氏曰日月麗乎天而成明。百穀草木麗乎土而成文。故離爲文又爲明。重明以麗乎正。此統論一卦之義以釋卦名也○建安丘氏曰。五爲天位。故離上有日月麗乎天之象。此以氣麗氣者也。二居地位。故離下有百穀草木麗乎土之象。此以形麗形者也。上下皆離。故曰重明。君臣上下重明而共麗乎正。則可以成天下文明之化矣

柔麗乎中正。故亨。是以畜牝牛吉也

傳 二五以柔順麗於中正所以能亨。人能養其至順以

麗中正則吉。故曰畜牝牛吉也。或曰二則中正矣。五以陰居陽得爲正乎。曰。離主於所麗。五中正之位。六麗於正位。乃爲正也。學者知時義而不失輕重。則可以言易矣

【本義】以卦體釋卦辭

朱子曰。六二中正。六五中而不正。今言麗乎正麗乎中正。次第說六二分數多。此卦惟這爻較好。○平菴項氏曰。柔麗乎中正。此以二五成卦之爻釋卦辭也。五麗乎中。二麗乎正中。人能附順乎中正之道。故亨。是以畜牝牛吉。加是以二字。明柔附本非令德。以能附麗乎中正。是以吉也。苟附麗非正。則安得吉哉。○雲峯胡氏曰。坎之剛中九五分數多。故九五曰坎不盈。卦辭釋有孚。亦曰水流而不盈。離之中正六二分數多。故卦辭曰畜牝牛。而六二爻辭亦曰黃離元吉

象曰。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

【傳】若云兩明。則是二明。不見繼明之義。故云明兩。明而

重兩。謂相繼也。作離明兩而爲離。繼明之義也。震巽之類。亦取洊隨之義。然離之義尤重也。大人。以德言則聖人。以位言則王者。大人觀離明相繼之象。以世繼其明德照臨于四方。大凡以明相繼。皆繼明也。舉其大者。故以世襲繼照言之

本義 作。起也 朱子曰。明兩作。猶言水洊至。今日明。來日又明。明字便是指日而言。若說兩明。却是兩箇日。只是這一箇明兩番作。非明兩。乃兩作也。○開封耿氏曰。重明者。上下明也。繼明者。前後明也。彖言二五君臣。故以重明言之。象言明兩作皆君也。故以繼明言之。○蘭氏廷瑞曰。離爲火爲日爲電。而獨言明者。蓋指一偏則不足以盡繼明之義。六十四卦。唯離稱大人。○平庵項氏曰。繼明。如言聖繼聖。○雲峯胡氏曰。程傳明兩句絕。本義以水洊至例之。故訓作爲起

初九。履錯然。敬之无咎。錯七各反

傳 陽固好動又居下而離體陽居下則欲進離性炎上志在上麗幾於躁動其履錯然謂交錯也雖未進而跡已動矣動則一无則字失居下之分而有咎也然其剛明之才若知其義而敬慎之則不至於咎矣初在下无位者也明其身之進退乃所麗之道也其志既動不能敬慎則妄動是不明所麗乃有咎也 本義 以剛居下而處明體志欲上進故有履錯然之象敬之則无咎矣戒占者宜如是也進齋徐氏曰履在下之象錯然交雜之貌居離之始才剛而妄動識淺而未明所履乖錯未得其當烏能无咎惟能敬慎則其咎可免矣○雙湖胡氏曰錯然是事物紛錯之意能敬則心有主宰酬應不亂可免於咎不能敬則反是

象曰。履錯之敬。以辟咎也。辟音避

傳 履錯然欲動而知敬愼不敢進。所以求辟免過咎也。居明而剛。故知而能辟。不剛明則妄動矣。中溪張氏曰。初居離之始。所履之邪正善惡。紛錯而未知適從也。不敬則妄動而獲咎矣。故履錯之敬。可以避咎。

六二。黃離。元吉

傳 二居中得正。麗於中正也。黃中之色。文之美也。文明中正。美之盛也。故云黃離。以文明中正之德上同於文明中順之君。其明如是。所麗如是。大善之吉也。本義 黃中色。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六二一爻。柔麗乎中而得其正。故元吉。至六五雖是柔麗乎中。而不得其正。特借中字而包正字。○雲峯胡氏曰。離六二以黃言

者。離之二自坤來也。二與五皆自坤來。而五不以黃離言者。坤五爻皆臣道。故於五曰黃裳元吉。離五君二臣。故於二曰黃離元吉。況離性炎上。上之中又不如下之中也○李氏開曰。六二本坤之中爻。黃地之中色。與黃裳元吉同。裳下飾而離爲日。此其異也

象曰。黃離元吉。得中道也

傳 所以元吉者。以其得中道也。不云正者。離以中爲重。所以成文明由中也。正在其中矣 節齋蔡氏曰。坎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五當位而二不當位。故五爲勝。離之時用在中。二五皆卦之中也。二當位而五不當位。故二爲勝○雲峯胡氏曰。坎五之中中而未大。離二之中。聖人特以得中道許之

九三。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凶

傳 八純卦皆有二體之義。乾內外皆健。坤上下皆順。震

威震相繼。巽上下順隨。坎重險相習。離二明繼照。艮內外皆止。兌彼己相說。而離之義在人事最大。九三居下體之終。是前明將盡後明當繼之時。人之始終。時之革易也。故爲日昃之離。日下昃之明也。昃則將沒矣。以理言之。盛必有衰。始必有終。常道也。達者順理爲樂。缶常用之器也。鼓缶而歌。樂其常也。不能如是。則以大耋爲嗟憂。乃爲凶也。大耋。傾沒也。人之終盡。達者則知其常理。樂天而已。遇常皆樂。如鼓缶而歌。不達者則恐恒有將盡之悲。乃大耋之嗟。爲其凶也。此處死生之道也。耋與眣同

本義 重離之間。前明將盡。故有日昃之象。不安

常以自樂則不能自處而凶矣戒占者宜如是也或問日昃之離朱子曰死生常理也若不能安常以自樂則不免有嗟戚又問生之有死猶晝之必夜故君子當觀日昃之象以自處曰人固知常理如此只是臨時自不能安耳○雲峯胡氏曰日昃晝而將夜也晝之必夜生之必死皆常道也缶常用之器不鼓缶而歌是不安常以自樂也不安其常則不能自處而以大耋爲嗟矣嗟者歌之反故凶○藍田呂氏曰詩云今我不樂逝者其耋與此意同○庸齋趙氏曰離爲日三過中前明將盡有日昃之象於是時也鼓缶而歌是以樂消日也王羲之所謂年在桑榆賴絲竹陶寫是也大耋之嗟是以憂度日也趙孟所謂焉能恤遠朝不謀夕是也

象曰日昃之離何可久也

傳 日既傾昃明能久乎明者知其然也故求人以繼其事退處以休其身安常處順何足以爲凶也

九四突如其來如焚如死如棄如

傳 九四離下體而升上體繼明之初故言繼承之義在上而近君繼承之地也以陽居離體而處四剛躁而不中正且重剛以不正而剛盛之勢突如而來非善繼者也夫善繼者必有巽讓之誠順承之道若舜啓然今四突如其來失善繼之道也又承六五陰柔之君其剛盛陵爍之勢氣焰如焚然故云焚如四之所行不善如此必被禍害故曰死如失繼紹之義承上之道皆逆德也衆所棄絶故云棄如至於死棄禍之極矣故不假言凶也

本義 後明將繼之時而九四以剛迫之故其象如此

朱子曰。九四有侵陵六五之象。故突如其來如。又曰。只是說九四陽爻突出來逼拶上爻。離爲火。故有焚如之象。焚如。是不戢自焚之意。棄。是死而棄之之意。○漢上朱氏曰。九四處不當位。不善繼而求繼者也。○臨川吳氏曰。繼承之際。不善如此。必至身殞國亡。○雲峯胡氏曰。離以二五爲主。本義所謂前明後明者。指二與五也。三近二。則前明將盡。四近五。則後明將繼。突如其來。四迫五也。坎三離四正上下之交。故兩卦於此深致意焉。坎性下。三在下卦之上。故曰來。來而下也。離性上。四在上卦之下。故曰突如其來。來而上也。水本下。又來而之下。入于坎窞而後已。火本上。又來而之上。焚如死如棄如而後已。然坎之三有枕象。三枕下之險而四又下枕三。故三之入也愈深。離之四有突象。四既上突而迫乎五。三亦上突而迫乎四。故四之焚也愈甚

象曰。突如其來如。无所容也

傳 上陵其君。不順所承。人惡衆棄。天下所不容也

本義 无所容。言焚死棄也

六五。出涕沱若。戚嗟若。吉。沱徒河反

傳 六五居尊位而守中。有文明之德。可謂善矣。然以柔居上。在下无助。獨附麗於剛强之間。危懼之勢也。唯其明也。故能畏懼之深。至於出涕。憂慮之深。至於戚嗟。所以能保其吉也。出涕戚嗟。極言其憂懼之深耳。時當然也。居尊位而文明。知憂畏如此。故得吉。若自恃其文明之德與所麗中正。泰然不懼。一作慮則安能保其吉也

本義 以陰居尊柔麗乎中。然不得其正而迫於上下之陽。故憂懼如此。然後得吉。戒占者宜如是也 朱子曰。五介于兩陽之間。憂懼如此。然處得其中。故不失其吉。○潘氏夢旂曰。五居尊位。天下之所附麗也。明德在中。慮事深遠。出

涕戚嗟。憂懼之至。所以吉也。○雲峯胡氏曰。坎中有離。自牖。離虛明之象也。離中有坎。沱若。坎水象。戚嗟若。心憂之象也。九三大耋之嗟。以死生爲憂者也。不當憂而憂。故凶。六五戚嗟若。居君位而能憂者也。憂所當憂。故吉。○東谷鄭氏曰。二五皆以柔麗剛。二之辭安。五之辭危者。二得位。五失位也。失位則危。知危則吉

象曰。六五之吉。離王公也。離音麗

傳 六五之吉者。所麗得王公之正位也。據在上之勢。而明察事理。畏懼憂虞以持之。所以能吉也。不然。豈能安乎 孔氏曰。五爲王位。而言公者。便文以協韻也

上九。王用出征。有嘉

傳 九以陽居上。在離之終。剛明之極者也。明則能照。剛則能斷。能照足以察邪惡。能斷足以行威刑。故王者宜

用如是剛明以辨天下之邪惡而行其征伐則有嘉美之功也征伐用刑之大者節齋蔡氏曰以剛居上處離之極剛明可以及遠故用之出征則有嘉美之功○西溪李氏曰繼體之君自當出征有扈之戰啓所以承禹商奄淮夷之征成王所以繼武王周公作立政終之曰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召公畢公命康王无他意惟曰張皇六師无壞我高祖寡命而已蓋不如是不足以正邦也然則出征豈細事哉

折首獲匪其醜无咎

傳夫明極則无微不照斷極則无所寬宥不約之以中則傷於嚴察矣去天下之惡若盡究其漸染詿誤則何可勝誅所傷殘亦甚矣故但當折取其魁首所執獲者非其醜類則无殘暴之咎也書曰殲厥渠魁脅從罔治

【本義】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无咎之道也故其象占如此○朱子曰有嘉折首是句○西溪李氏曰有嘉折首如此王者之兵只誅首惡醜類不獲不以爲咎也○南軒張氏曰離有甲冑兵戈之象而周官司馬之職列于夏官蓋有以也○雲峯胡氏曰坎水內明而外暗上六暗於外者也故必陷於刑離火內暗而外明上九明於外者也故可用行兵本義云剛明及遠威震而刑不濫蓋剛遠則威震故曰折首明遠則刑不濫故曰獲匪其醜

象曰王用出征以正邦也

【傳】王者用此上九之德明照而剛斷以察除天下之惡所以正治其邦國剛明居上之道也中溪張氏曰征之爲言正也故曰以正邦也○建安丘氏曰離麗也以一陰而麗二陽也上下皆離則二五皆麗然離之性上上離則炎上之太過故下離爲安又二得位而五不得位也故二之黃離元吉與乎五之出涕沱若也其四陽爻則處陰內而爲陰

所麗者最凶。是以三言曰突之離。四言焚如棄如。以皆在二五兩陰之內也。若初上二陽。初明在下。則知以敬而辟咎。上剛在外。則能以征而正邦也

周易傳義大全卷之十一







